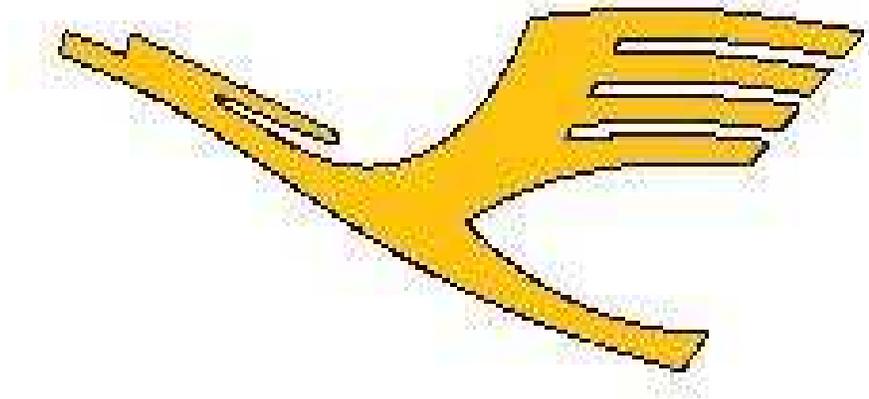


# 飛鵬點將錄



田明 2010年6月12日 初稿 於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2010年7月20日 定稿

前言 / 說不完的故事 道不盡的感恩	4
師恩篇：感恩的心	5
馬唯一：飛鵬的精神領袖 我們永遠的導師	6
張子良：哲人日遠 風範猶存	13
沈宛真：潔身自好 女中豪傑	15
附錄：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謀士	
孫 衍：老謀深算 功敗垂成	17
友情篇：感謝有你	19
鄧屬予：幽默風趣 少年老成	21
周慶榮：才情洋溢 文采風流	24
駱效銘：勤學好問 追根究底	26
龔洪龍：其實我不懂你的心	28
李方屏：面面具到 處事圓融	30
金甘霖：憤世嫉俗 天才頑童	32
喻冀平：手不釋卷 苦學有成	34
吳雲華：樂天知命 淡泊自守	36
毛 敞：溫文儒雅 品學兼優	38
王世經：才氣縱橫 經世之才	39
雷源萊：性行不羈 不敢高攀	41
黃公正：調和鼎鼐 眾望所歸	42
許治行：橋牌高手 才思敏捷	43
居 龍：英文奇葩 深藏不露	44
黃 崗：富於研究精神的學究	45
華 傑：寧靜致遠 恬淡自得	46
王其國：允文允武 動靜皆宜	47
李建正：能歌擅唱 通權達變	48
戴偉寶：陽光青年 翩翩紳士	49
胡記蓬：飛鵬永遠的指揮官	50

夏壽民：動如脫兔 靜如處子	51
潘犀明：拼命三郎 奮不顧身	52
包宗和：博學多識 口若懸河	53
唐齊亮：球場達人 運動先生	53
郭譽森：將相之器 經濟達人	54
葉英芳：靦腆少語 舉止內斂	55
徐潮君：長途賽跑的勝出者	55
王繼國：話不修飾的老實人	56
龔 侃：忍讓謙和 平易近人	57
毛伯彥：獨善其身 何須千古	57
朱安麟：十七歲的叛逆憤青	58
徐祖壽：循規蹈矩 文質彬彬	58
謝孝昌：青春永駐的質樸少年	59
陳望平：道貌儼然 難以高攀	59
穆椿龍：個性隨和 笑臉迎人	59
侯展文：生性樂觀 不伎不求	60
胡孝權：熱情好客 一箭穿心	60
李作斌：南人北相 性情豪爽	60
王德林：行事低調 力爭上游	61
金台生：鐵口直斷 機關算盡	61
張堅毅：虛心求教 敏而好學	61
俞小龍：聰明外露 智慧深藏	62
易惠南：拙樸木納 如沐春風	62
石立誠：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62
高何吉：龍困淺灘 難突困境	63
陳士隆：一板一眼 做事踏實	63
黃振德：困學而行 進退自如	63
宋 怡：年少輕狂 快樂出航	64
後記：拋頭露面非本性 隱姓埋名是真情	65

## 前言

### 說不完的故事 道不盡的感恩

《偶成》 朱熹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  
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醜奴兒》 辛棄疾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初高中時在作文時，常會老生常談似地引用「光陰似箭」、「年華似水」、「歲月如梭」、「韶華易逝」、「光陰荏苒」，以及「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等等語句，卻仍然體會不出朱熹《偶成》詩中苦口婆心勸導學子及早向學、珍惜朋友相聚時刻的意境。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年輕時讀到蘇軾：「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的詩句。深獲我心，總覺人生聚散無常，到了必須互道珍重的時候，若再留戀過往種種，未免有失男兒志在四方、四海為家的本色。

然而，到了年近耳順之年，或許是心境已老，或許是歷練已深，再見辛棄疾的《醜奴兒》時，雖然已能領悟這位愛國詞人那股悲涼的情懷。不過，只要想起飛鵬時代的雲煙往事，不僅沒有滿腔的愁緒，反而盡是甜蜜的回憶。

回顧高中生活，有如許美好的師長讓我敬仰，多才多藝的同窗和我切磋，光榮精彩的事跡供我回憶，一股幸福的感覺頓時湧上心頭。我們的人生必定有起有伏、有得有失，但在每個人的記憶深處，一定或多或少存在幾乎快要淡忘，卻又令人振奮的往事；我們是否會因此重新尋找當初的夢想呢？

飛鵬光輝燦爛的日子雖已遠去，但裡頭有說不完的故事、道不盡的感恩，讓人回味無窮。懷着感恩的心和感謝有你的情懷，讓我們一起來回味那一段令人終生難忘的日子。

## 師恩篇

### 感恩的心

唐·韓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還記得高二教我們化學的吳德堡老師嗎？當年我們的教室位於新大樓和紅樓交接處，轉個彎就是教員休息室。每當他步出教室門口，就被我們團團圍住，大夥兒一個問題接着一個問題，讓他急得滿頭大汗。因為大家心裡有數：他想要盡快回到休息室，然後趕往補習班。旁人但見一群人簇擁着吳老師，以極其緩慢的速度，移向教員休息室，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只有鵬友了解：那是同學們求知心切的表現啊！

古人云：「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吳師是建中三大化學名師之一，但我覺得他只是個教書匠，除了受業以外，既未善盡解惑之責，也欠缺傳道的熱情。但我們何其有幸，從踏進建中大門開始，就有個對我們關懷備至的導師，傳承學養的國文老師，以及威德並施的英文老師。他們不僅善盡了經師「傳道、受業、解惑」的職責，還兼具了人師「春風化雨、熏陶氣質」的功能。

暮然回首，在擾攘繁忙的生活節奏中，我們已能以樂觀進取的胸襟與氣度，品味人生的深度與廣度。追本溯源，應該歸功於當年恩師們的教誨鼓勵與潛移默化，使我們的智慧與日增進，氣質不斷提升，人格漸趨成熟，足以怡然自得的面對榮辱與成敗，並在生活中尋找情調和樂趣。

而今年事日長、老態已顯，很想將典藏在記憶深處，與馬唯一、張子良、沈宛真三位師長互動的經過和見聞，與鵬友們分享。他們是我這一生中最感念的模範師者，追憶他們當年如何的將知識、智慧、經驗，體現在言教與身教之中，倍感溫馨。離開建中40年了，期待鵬友們也能將埋藏在腦海深處，對師長的美好記憶，化為文字，與大家分享。

## 馬唯一

### 飛鵬的精神領袖 我們永遠的導師

馬導來自校風自由的台大，作風開明，有些舉措至今令人津津樂道。大家一定還記得本班的創舉：不排座位、先到先坐。這一招使得史地等文科老師有些尷尬；他們進了教室以後，突然發現：以講台為圓心、前方兩公尺半徑內的位子居然沒有人坐。這種早到搶後座的事情，大概也只有在本班才會發生；而我們原本只能坐在前排的矮個兒，因此有了可以和高個子同學交流的機會。

### 深謀遠慮 提高班譽

還記得開學沒多久，高一各班就已摩拳擦掌，準備在國慶遊行、標語牌製作比賽上大展身手。這個比賽的首獎是五百元，在當時可是筆大數目。不少班級只想花個兩三百塊，趁機賺它一票；也有許多班級就以五百塊錢為預算，企圖奪魁撈回本錢。可是，馬導的眼光畢竟看得很遠：他認為至少應該花上千元，以期奪得冠軍、一舉成名為目標。

結果本班製作出來、閃閃發光的標語牌，在國慶遊行時果然大出風頭。一路行來，吸引了最多關愛的眼神，成為最受觀眾矚目的焦點，為建中爭取了很大的榮譽，也順利地為我們贏得了首獎。千元投資、回收五百，好像很不划算；但仔細撥撥算盤，只花費五百塊錢，就使得本班一炮而紅，而且這種先聲奪人的氣勢，就此使得高一26班的聲譽一路長紅到高三8班。從投資報酬率來看，實在太值得了。如果再加上許多附加效益：大大提升了我們的榮譽感和向心力，進而累積了足夠的凝聚力和爆發力，使得飛鵬在往後的日子裡，可以氣勢磅礴的展翅高飛、翱翔於建中的校園之上。馬導的深謀遠慮，令人欽佩。

接下來的全校模範生選舉，鵬友們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建中每個學期、每個年級只有兩人能當選模範生，難度非常高。如果一個班級連續兩個學期，都出了個全校模範生，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在馬導的運籌帷幄下，龔洪龍和黃公正在一年之內相繼上榜，再次把本班班譽提昇到了令人嫉妒的境界。

我們究竟是如何完成這項高難度的任務？鵬友可還記得：在選舉期間，馬導要求大家吃完午飯後，利用午休時間全體出動拉票，每人至少要拉5票。於是，在投票前一個星期，我每天中午都奔走於高一各班，遊說初中同學。後來才聽馬導說，其實每人只要能拉到兩票，就可選上了。從這點就可了解：馬導是絕不會放棄任何可以增進本班聲譽的機會的。

如果沒有他的督促，本班推出的人選，絕無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奪得全校模範生的榮譽。記得高二下學期，由華傑代表23班第四度扣關，不幸卻以些微差距未能成功，可以看出馬導是如何地在意這件事情：記得開票結果出爐後，馬導帶着我和另外一位同學（好像是吳雲華），到總務室要求驗票。我們都看得出來：保管選票的辦事員臉上露出不太高興的表情，卻也無可奈何地同意了馬導的要求。驗票結果未能扭轉乾坤，馬導只好低聲下氣地向經辦人員賠個不是。回到班上後，他居然向同學們致歉，認為是因為自己母喪，未能督促我們好好拉票，致使華傑落選。他的氣度與胸襟，再次令我折服。

### 精挑細選 只為鵬飛

高一時，馬導仍然兼任註冊組組長。或許因為他是江南人士，26班在他的安排之下，成為一個以江浙籍同學為主的班級，同質性高，彼此相處融洽。馬導具有那種“成功不必在我”的情操：他不僅會幫我們挑選同學，還會幫我們物色老師。高一時，英文沈宛真老師，國文張子良老師，都是一時之選。高一結束前，馬導說他覺得教不好高二數學，會為我們挑選一位數學老師，而他自己改教公民與道德；他還說看到有位吳姓化學老師非常用功，星期天還在教員休息室裡準備教材，必定是個好老師。我們何其有幸，擁有一個像馬導這麼關懷我們學業的導師，得以認識這麼多好鵬友，並能在多位名師的調教下，終身受用不盡。

馬導希望我們將來都能進入理想的大學，所以，他在意的是如何提高我們的學術水準，對於班上的清潔和秩序並不是那麼重視。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本班的衛生評比一向是排在全年級倒數前三名內；秩序分數也不怎麼好看。摸摸教室的窗戶和講台，就會發現積塵如垢；看看朝會時，大家交頭接耳，站沒站相，就知道那是我們的交誼時間。

大概是校方一再地向馬導反映這些事情，他終於要求我們好歹配合一下。可是鵬友們好像沒人把他的話聽見去，依然我行我素。結果有一天朝會，當大家談興正濃的時後，忽然有人抬頭向右張望，發現馬導正站在圖書館陽台上怒視我們，立刻發出警告，頓時大家鴉雀無聲，立正站好。也不知是檢查教室清潔的老師發了什麼慈悲之心，還是老天瞎了眼；到了學期末，清潔評分出爐，本班居然得到第三名，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班上絕大多數同學幾乎遭到記過的命運。高二時我們換了教室，從紅樓搬到了面對操場的新大樓。隔著操場，我們可以遙望遠方、緊鄰

腳踏車停車庫的藍球場。這天早上，中華男籃球隊來到建中和本校校隊來一場友誼賽。全校為之瘋狂，大家都擁向籃球場，包圍在球場四週為我校加油。偏偏球賽開打後不久，我們就要上音樂課了，可是同學們大多捨不得回教室上課。女高音金老師的脾氣相當古怪，進了教室只見小貓兩三隻，不禁勃然大怒，點了名後就要把缺課者送交訓導處。我們幾個不愛打籃球、留守在教室的矮個兒，眼看情況不妙，一面虛以委蛇，一面派我急找馬導求救。運氣不錯，導師在教務處，聽了我的報告後，立刻趕到教室向金老師求情。不知道馬導費了多大的勁、說了多少好話，才把金老師給安撫好；她的氣消了後，對我說：你們有個好導師，很好的導師。

### 言談舉止 常保赤心

高三時，馬導買了一部廂型車。不記得究竟為了何事，有天我和吳雲華往訪他家，要求他載我們到台北火車站。記得當時馬導顯得有點猶豫、露出為難的表情；我們有點意外，不知道是否說錯了話。直到他載我們去了火車站、返回家裡，很興奮地高呼：honey，honey，我剛才開車到火車站去了。我們倆這才恍然大悟：老師這個新手，從未開車上過車潮洶湧的幹道；他是硬着頭皮，把車開到車流量超大的忠孝東路，心裡其實是忐忑不安的。於是我們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陪老師經歷了一次冒險之旅，而他從此就不怕四處闖蕩江湖了。

馬導是懂得生活的人，既浪漫又有品味。有時他發現了好吃的東西，會本著“好東西和好子弟分享”的精神，帶我們一同去嘗試。有次我們幾個鵬友到他家裡，他興高采烈地告訴大家：發現了一家超好吃的牛肉麵店。他把那牛肉麵形容得有如天下美味，我們聽著聽著，口水都快要流出來了。馬導一看天色已近黃昏，招呼大家上了他的廂型車，竟然超載地帶著我們七八個人，一路殺到那家位於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交叉路口的麵店。結果大家好像覺得馬導言過其實：那牛肉滿硬的，味道也不特別香。不過，既然是馬導請客，我們吃得還是很高興。

高中畢業那年暑假，我和兩個初中同學結伴出遊南台灣。沒有想到，居然在澄清湖畔、看到馬師開車迎面而來，我很興奮的向馬導揮手致意；可惜他正在飆車、車速飛快，沒有注意到路旁的我。那天時近中午，正是我國少棒在威廉波特爭取冠軍、電視實況轉播即將開始的時候。想來馬導、師母和馬立是趕回旅館為我少棒隊加油。我只見他那廂型車飛馳而去，使我想來個“他鄉遇故知”的機會都沒有。

馬導會和你談心，把他得意和失意的事情說給你聽。有一天他很興奮的告訴我：他被一個號稱“能使一個好人更好”的美生會接納，成為秘密會員。美生會 (Mason) 就是共濟會(Freemasons), 必須由會員推薦，經由審核小組成員不記名投票，全體一致通過後，才能入會。美生會成員以兄弟相稱，具有極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對於彼此在生活的事業上的助益很大。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地區的美生會員也不過只有屈屈數百人；可以想見馬導在40年前，就能加入這個組織，是件多麼榮耀的事。

### 挑戰黑惡 遍體鱗傷

馬導的生活不全都是那麼逍遙自在、無憂無慮的。當我們正在建中苦讀的時候，其實他也正在經歷著許多無情的打擊。馬導雖然足智多謀，畢竟年輕氣盛，看到了不公不義的事，便會按耐不住、跳出來反對，以至於擋了既得利益者的財路，招來無情的打擊。他在我們高二時就被排擠到圖書館一角，做些無關緊要的研究、規劃工作，就是因為得罪了一大群人，引起他們反撲的結果。而馬導會把那些使他頭破血流、流血流汗換來的經驗和教訓，講給我們聽，希望我們將來不會吃虧上當。

馬導究竟遭遇過什麼打擊和挫折呢？如果你曾經在建中福利社買過橘子，或許有點印象：這世上怎麼會有那麼多、那麼小，又那麼難吃的橘子？鵬友別奇怪，那就是馬導伸張正義不成的結果。當年建中有個安徽幫，勢力極其龐大。此幫以教務主任王蕪先為幫主，下面集結了許多安徽籍的教師、教官和員工。例如，三年八班的導師惠襄（他也是我三年五班的國文老師）、三年五班的導師曾維洪(同時兼任我班英文教師)、三民主義教師熊彙萱、數學教師李毓章，還有一個不是空軍出身，卻老愛穿著藍色軍服、東晃西晃的教官(忘了他的名字)；都是這個互利共生的集團成員。其中有幾個人投資在陽明山上種橘子，於是每年他們都想盡辦法，一定要當上建中福利委員，以便可以把他們那些品質奇差、賣相不好的草山橘子，硬銷給建中福利社。馬導看不慣這批丟盡師道、唯利是圖的小人，總是在選舉福利委員時，極力反對、阻擾他們當選，從此便和安徽幫結下樑子。

安徽幫個個是老狐狸，馬導怎麼鬥得過他們？往後他被貶到圖書館一角，經辦一些無關緊要小事，就是安徽幫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傑作。不過安徽幫最令人不齒的事還是：逼退了馬導後，居然派惠襄去接收對手的子弟兵，當起飛鵬的導師來了。這等無恥的行徑，有如踹了馬導一腳，還不滿足，再上前打他一個耳光，極其陰狠毒辣。

馬導認人不清，使他初入商場，便摔了一個大跟斗。商場如戰場，講究的本是爾虞我詐，但馬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本著誠信的原則，授權合夥人開疆闢土，卻遭到無情的算計，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這段經過大致如下：馬導在我們高三時離開建中，便和當年我們化學實驗室的管理員合作，從事國中、高中化學實驗用品的生意。馬導出資十幾萬打造了兩個模具，製造各種玻璃器皿；管理員負責聯絡學校，打點推銷實驗器材事宜。沒有想到的是：管理員拿了一個模具，交給廠商自行生產了大量器材後，卻背着馬導和各校採購人員勾結，出賣合夥人。最可惡的是：在南下推銷產品時，他們倆住宿旅館，管理員居然招妓敲馬導房門，馬導斷然拒絕引誘。據馬導說，此人是想有個把柄，將來好要挾他：一方面可以破壞他和師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可藉以敲詐勒索。馬導談起這事，總是感慨萬千，說他從此看清了這人的真面目，但也得到了刻骨銘心的教訓。這一段往事發生在我們高三和大一時期，吳雲平應該比我更清楚。

#### 有求必應 指點迷津

安徽幫主要成員大都在丙組我那一班，他們都知道我和馬導關係密切。各位鵬友可以想像：你的導師加上你的英文、國文、數學、三民主義四個老師，以及一個教官一起對付你的時候，你將會遭遇到何種打擊？會有什麼下場？我的數學在平均水準，但學期成績卻不及格，從此對數學不再感到興趣；我的軍訓分數也未達及格標準，操行只有七十出頭；作文發回來，打開一看，裡頭總是負面評語。當全班同學人手一張鵬友們的國文考卷時，惠襄卻叫同學把考卷拿走，不讓我批改它。

最令人氣憤的是：教官三天兩頭在上課時間，送來一張約談單，要我立刻向他報到。這些有形無形的壓力使我頻臨崩潰，曾到台大精神科掛號求治。但是病源不除，情況不可能改善，我每天上課總是精神恍恍惚惚的。最後還是向馬導求救，經他指點請我父母出馬面見校長，要求他制止這種紅衛兵式的鬥爭。崔德禮找來了總教官，對方對此一無所知，大概回去後把我的教官訓了一頓，從此再也沒有人找我麻煩了。

還記得大一時，飛鵬在南昌街某處二樓舉辦的第一次舞會嗎？在戒嚴時代，三人以上聚會就算集會，是要警方核準的。否則的話，警察逮到了跳舞的學生，學校是會記過的。舉辦舞會要付租金，準備點心，是要付出很多心力的；主辦同學更要承擔風險，如果警方和校方真要追究起來，承辦舞會的“首惡分子”，下場會很淒慘，搞不好便會留校察看。

為了不掃大家的興，我們幾個發起人向馬導求教。因為我們知道：雖然他早已離開建中，不再擔任我們的導師已有兩年，但卻仍然一直留意我們的動態，一定會為我們想方設法、解決問題。馬導了解我們的處境之後，立刻指點我們向管區南昌分局報備，並告訴我們有沒有報備，差別很大：事先報了備，就算沒被核準，以後被警察逮到了，也只算犯了輕罪，處罰不會嚴重。

那場舞會進行得相當順利，出席的鵬友很多；不過，當天晚上，現場還有許多不速之客。我本以為是便衣警察在搜證，後來知道是各路“舞棍”趁機揩油。顯然鵬友中有人通風報信，亂邀自己的朋友，反客為主的在我們的場子裡過足了舞癡。這事令我非常不快，沒等舞會結束就先行離開了。

大二時，飛鵬在杭州南路的潮州會館再辦舞會，又有一群不是鵬友的男女，混入其中，甚至喧賓奪主，全場飛舞。看到他們放蕩形骸，男的在跳舞時趁機吃女生豆腐，女生旁若無人地打情罵俏；好好的一場飛鵬聚會，給搞成不三不四的大雜燴，我非常非常地不以為然。鄧屬予人頭較熟，認出了不速之客中有台大電機系和機械系的舞棍，他們聽到哪裡有舞會，就會不請自到。我曾參加過多次舞會，有植病系辦的，也有政治系的，但我從來就不上場跳舞。參加舞會只是想和同學聯絡感情，順便觀察人性。幾場舞會下來，我發現許多台大理工學院的男生，功課雖好，但傲氣十足、人品極差，言行舉止和久受文化熏陶的鵬友相比，可謂天差地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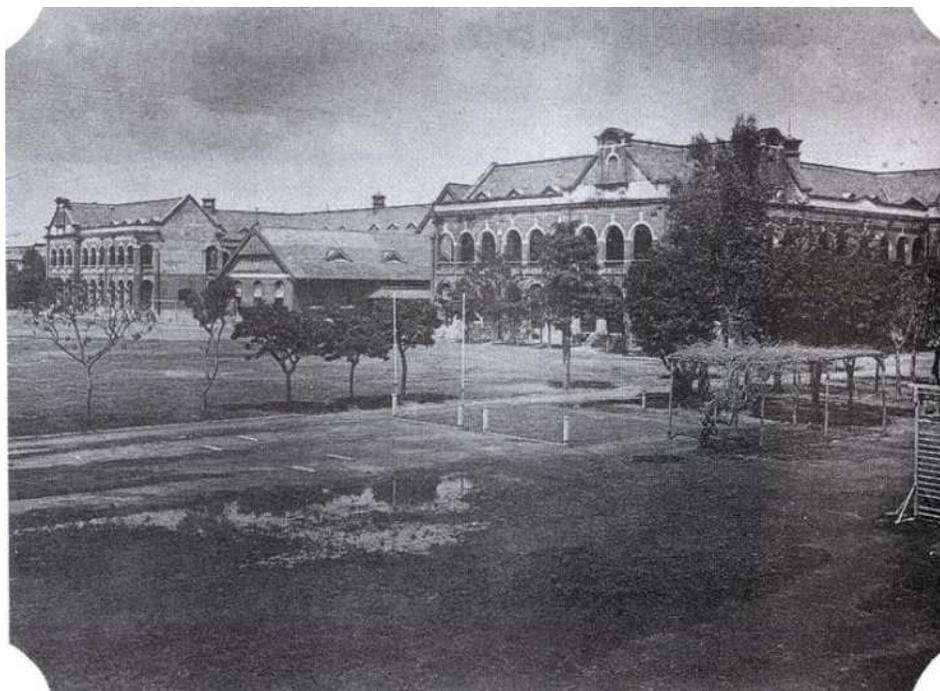
#### 相處融洽 情同家人

我和吳雲平和馬導一家混得很熟，所以馬導和師母對我們非常信任。有一次我的初中同學邀我逛動物園，我找吳雲華一起去。馬立知道了也想去，於是我們就帶著她一起上動物園。沒想到進了動物園，馬立一路吵著要“哈豆”，我們沒有一個人聽得懂她在說什麼。後來走到一個攤位，馬立指着那燒烤的東西，我們才知道她說的原來是“HOT DOG”。帶小小孩逛動物園真的很累，走一段路就得抱著她，我們三人輪流抱，手都酸了。

出了動物園又有狀況發生，我們沿着中山南路走了一會兒，她要喝橘子水。隨便找了一家飲料店，進去一看價目表。乖乖！一杯橘子水居然要五、六十塊錢，我們幾乎把口袋裡的錢都給掏空了，才湊出這杯橘子水。後來才知道：中山南路商家的主要消費群是駐台美軍，難怪物價那麼高。喝完橘子水後，我們一夥兒搭公車回馬導家；由於沒有位子可坐，途中馬立腳酸的呱呱叫，而我們哄她抱她，筋疲力竭；從此明白：生兒育女真不簡單。

我曾在張冬老師那兒補習了一年數學，這一輩子最感到對不起馬導和師母的，便是聯考時把數學給考砸了。當年七、八月，我常到吳雲平家玩；有一天，馬導知道聯考成績單已送達教務處後，便興沖沖地開著那輛廂型車，趕到建中，把我和吳雲平的成績單拿回來。他一定沒有想到：我給了他和師母這麼大的一個難堪：數學成績慘不忍睹。成績差當然是我不努力，早已放棄了數學這一門課。我的人雖然在張老師課堂，心卻不在那裡，回家後既不複習，考前也不碰數學課本，只想靠著生物和化學，彌補數學上的失分。其實我心中早已有數，數學是我的Achilles'heel，成績不好本在意料之中。我對數學不感興趣的原因很多，但卻不想再找藉口開脫；這是我自己種的因、結的果，怨不得別人。但我至今仍然感到很對不起老師和師母，辜負了他們對我的期望。

馬導對子弟兵的關心和愛護，早就超過了導師的角色：他可以如朋友般的傾聽你的困境、幫你解決難題。我們也可以視他為親人，向他訴說心中的苦楚；而他總是有求必應，盡力而為。相信許多鵬友和我一樣，在學校時樂於向他親近請益，進了社會以後仍能感受到他的春風化雨。他是我人生的啟蒙師，也是我的心靈導師，我對他的懷念特別多。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飛鵬有個這麼關心愛護我們的導師，真是我們前輩子修來的福氣。



建國中學紅樓南側，拍攝時間早於1938年。

## 張子良

### 哲人日遠 風範猶存

子良師和張世傑團長是鄰居，蝸居在危樓一角，我常和周慶榮、喻冀平到他寢室請益。他的房間大概只有3坪，牆上掛了一副對聯，裡頭除了一床、一桌、一櫃、一架之外，別無其他家具。但是室雅何須大，簡樸雅致的佈置，處處可見那股濃郁的書卷氣。他的落地書架裡，除了文學專業書刊之外，還有不少關於人生哲理、修心養性的好書。

人的一生成能在思想上有個啟蒙師，是何等幸福之事。子良師擔任本班國文老師時，剛從師大國文系碩士班畢業。他淡泊名利，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言行舉止，充滿了文人高尚優雅的氣質。在他的引領下，我們逐步親近古典文學，懂得如何欣賞詩詞之美；而在他的潛移默化之下，我們也了解到古今哲人的思維方式，從此邁入思想的殿堂。

子良師常勸我們多看報紙社論，以增加思想的深度與廣度。他還推薦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著。印象中有：洪自誠的《菜根譚》、劉勰的《文心雕龍》、呂祖謙的《東萊博議》、羅家倫的《新人生觀》、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張起勻的《中國哲學史話》、鄒盛脈增補的《幼學故事瓊林》、香港啟明書局的《四書讀本》，以及甘乃迪的《當仁不讓》(The Profile of Courage)。這些好書至今讀來仍有餘韻，對於我的人格養成有很大助益。

從高一上學期開始，每隔兩三週，他就會選些詩詞、歌賦、短文什麼的，自刻鋼版、印發給我們當做補充教材。那時年少輕狂，覺得古典文學美則美矣，但缺乏實用性，沒能領會其中蘊含了文人志士的胸襟與抱負。年紀漸長，再度接觸到以前讀過的文章，已能心領神會，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相信許多鵬友同意我的看法：張師在知識、學養、胸襟、氣度、品味等各個領域，曾對我們作出全方位的提升，成就了我們終生享用不盡的資產。

子良師來自台東，早年受惠於國文老師的教誨，深諳作育英才之道。高二時，他要求我們每月寫一篇讀書報告。當年覺得蠻痛苦的，以後卻養成了讀書的好習慣，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領略到讀書的好處，最終養成了手不釋卷的習慣。想起當年我在準備中醫特考時，必須研讀大量唐、宋、元、明、清的醫籍；如果沒在高中時期廣泛接觸古文，奠定了閱讀、理解文言文的基礎，自學中醫的過程一定困難重重。

從老師工整的毛筆字、鋼版字和黑板字，可以看得出來當年他在書法上，下了很大工夫。我曾向他求教如何寫好毛筆字。我喜歡柳公權挺秀飄逸的字體，但老師認為初習書法者，最好先臨摹顏真卿的楷書；因為他的字豐腴雄渾，氣勢恢宏，比較容易上手，何況柳公權當初是先學王羲之，後法顏真卿，最後創出了獨樹一幟的柳體，人稱“顏筋柳體”。可惜我資質駑鈍，未能持之以恆，書法一道終究沒有多大進展。

師母是中山女高國文老師。子良師婚後在南京東路五、六段一個公寓的二樓買了間雅房；當地屬於台北低窪地區，容易淹水。依稀記得在一次颱風過境、大雨淹過他居處一樓的幾天後，我們幾個好友前去探望過他，聽他談起被大水包圍、困在樓上、幾天無法出門的窘境。

老師淡泊名利，知識淵博，和他相處，有如與智者交談、畏友交流，受益匪淺。三十年前，民生報曾舉辦過一次全國最受歡迎的大學老師問卷調查。輔仁大學大一學生選出的最佳教師就是子良師。幾年前，我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子良師民國27年生於高雄，成長於台東，受業於北大歷史系畢業的郭立誠女士，而對文史發生濃厚興趣。他在民國76年就搬到高雄，曾擔任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所長，不幸於民國94年5月24日因肝癌病逝於高雄醫學院。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  
明·洪自誠 《菜根譚》

子良師是《菜根譚》處世哲學的實踐者，不僅誠中形外、內外合一，而且應對進退、言行一致；投手舉足處處流露出文人雅士的才情與風骨，他的早逝使我悵然而遺憾。我多麼希望時光能夠倒流，讓我能在他生前，通過電話、信件或電郵向他表達我對他的感念之情。



## 沈宛真

### 潔身自好 女中豪傑

沈老師教學認真，上課第二天就可以叫出許多同學的名字；幾天後就可以把我們的臉孔和名字都連在一塊兒。當她的眼神掃過我的雙眼，叫出我名字的時候，我的心跳立刻加速。在她的課堂上，我好似隨時處於緊張狀態，很怕被她點名回答問題。

她喜歡突襲小考。我沒想到開學才不過幾天，她就來了個突襲考試；成績發下來，一看是H+，真的被她嚇到，從此不敢掉以輕心。我一直要到高二下學期，她提到月考時，故意出了一個和文法無關的填空題，全班只有三個同學答對，而我正是其中之一時，我才恢復了一點點信心。這個題目tricky的地方是：看括弧中的中文似乎需要填寫兩個英文字，但是只有一個空格可填。題意大致如下，現在應該沒人會答錯：

DO YOU WANT SOME CHOCOLATE? NO, \_\_\_\_\_。(不，謝謝你。)

自從被沈老師嚇到以後，她教到哪，我就會去買相關的參考書。記得在學習介系詞用法的時候，我找了好幾本文法書，書裡有許多沒有答案的練習題，我把它們全抄了下來，密密麻麻地寫了好幾張紙，填好答案後，請她批改。所以，有段時間她應該被我嚇到。現在我們都有了老花眼，當然能夠體會：她得脫下眼鏡，在昏暗的燈光下，吃力地批閱我那字體寫得非常小的幾百個題目，該是何等的辛苦。當年實在不懂事，經常丟給她好幾張習題，我想一定把她整得頭昏腦脹，有苦難言。

據馬導說，沈老師是在大病之後，第一年返校任教。學校考量她身體狀況，所以在我們高一高二的時候，她教課的教室始終安排在一樓。她在我們高一時，就要我們讀《英語基本句型》(THE ESSENTIAL IDIOMS IN ENGLISH)；規定我們每個星期要背一課(12個英文片語)。當年我有點怨言，覺得時間太短、應付不來。一直要到高三，全校的畢業班都用這本書後，我才發覺高一花時間唸那本書太值得了，她為我們省下了許多準備英文的時間，使我可以有餘力去準備其它功課。

還記得每當有外人來參觀本校英語教學，必定來到我們班上觀摩嗎？有外國人旁聽，沈老師必定全程用英語教學，而我們也得用英語發問。我就是從此學會了說：PAGE XX, PARAGRAPH XX or THE XX PARAGRAPH FROM THE BOTTOM, LINE XX等等來發

問。上了大學，有機會用英文問問題時，總是令人刮目相看。

沈老師是個單親媽媽，生活擔子很重。這事一直要我高三、在她家補習英文，才有些許了解。她家在同安街，靠近町洲路，附近有條通往新店的鐵路，聽說那兒的平交道，曾經發生過多起火車撞死人和臥軌自殺的事故。她家離強恕高中很近，那是螢橋幫的地盤，治安不太好；她常在下課後告誡我們，不要在附近逗留，以免發生意外。

宛真師畢業於浙江大學外文系。她曾透露：當年她也被清華大學錄取，但考慮了自己的興趣、性向和未來發展以後，終於棄理而就文。我在大一時曾探望過她，那時她很為小女兒的前途擔心。小女兒是北一女高材生，英文造詣自然不在話下；沈老師希望她將來讀外文系，而她女兒的第一志願卻是台大園藝系。老師知道我大姐是台大園藝系畢業的，希望我能勸她改變主意。我二姐當時仍就讀於中興園藝系，由我來談園藝系的出路和未來，較具說服力。

當年家姐就在建中對面的農復會就職，經常聽她談起：在農業這個領域，女生是沒有出路的，尤其是在我國最高的農業單位“農復會”，中高階層完全由男性把持，他們毫不掩飾：女性在農業系統，JOB CEILING會是個長期存在的事實。我和她女兒談到，喜歡園藝和拿園藝當飯吃是兩回事；將來不管你從事的是哪個行業，用不着花上太多時間，也會學會栽種花草果樹的技術。除非你走的是研究或教學路線，未來的前途並不看好。大概她女兒把我的話給聽進去了，一年後，她考進了台大外文系。不知道她現況如何？仍然喜歡蒔花茹草嗎？



## 附錄：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謀士

### 孫衍

#### 老謀深算 功敗垂成

孫老師是個退伍軍人，孤家寡人一個，自學英文有成，轉行改當教員。他住在紅樓二樓轉角處隔成的一個小房間中，位置大約就在26班頭上。孫衍當導師的那個班級一直視本班為假想敵，處心積慮的想要和我們針鋒相對。孫老師極富謀略與心機，但他和馬導一樣，對學生的付出是沒有話說的。他往往把省下的薪水，都拿去買字典、鋼筆、書籍、筆記本，以及其它文具，作為鼓勵班上學生努力向學的獎品；這與他沒有孩子，視子弟兵為自己兒子有很大關係。

馬導和他年齡相差了一大截，但兩人惺惺相惜；有時馬導有事找他商量，由我居間傳話，於是我也有了向他請益的機會。他一心想讓自己的班成名，不惜使出渾身解數，施展種種花招。例如：他首創榮譽考試制度，號稱無論大考也好，小考也罷，一律無人監考，由同學彼此監督；如果有人告發，作弊者要記大過，全班要記小過。這是台灣教育史上、全國各級學校，前所未有的創舉；當年這件事好像還成了新聞，在報紙上給報導了好幾天。哪裡知道我和他談起此事，他卻說學生哪有不作弊的，他每次考試都會偷偷的躲在教室外後門口，從門上的小孔中，觀察學生動靜，總是發現有人在作弊。他說考完試後，那些作弊的學生被他修理得很慘，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

再舉一例他的怪招：他想出了一個獨特的換票方法，成功的使他的班上，每年可以推出一個全校模範生。我們都知道：每個班級，每人都有兩票可投，其中一票必然投給自己班上推出的模範生，另外一票通常和他班換票。一個班級大概有60人，這樣可望確保得到120張選票。根據過往經驗：當選模範生至少也要170票。孫衍的辦法是：他的A班在和B班換票的同時，說服了C班導師，把C班上的另一票投給A班；他向C班導師保證：下個學期，不需C班和A班換票，他A班的那張票統統投給C班。這樣一來，他就掌握了180票，篤定可以保送他班上的模範生當選。聽來好像有點複雜，不過仔細一想，這招還真管用：孫衍班和C班每年各出一個全校模範生。

他最厲害的一招應該是在高二學期結束後，和校方高層密謀，把全校成績最好的幾個學生轉到他班上，炮製出了一個神話。大家應該還記得：大學聯考放榜後，甲組前三名都出自

他班上。這下各報大肆報導他的豐功偉業，視他是教育界奇葩，把他捧上了天。教育部在遴選優良教師時，更把他列為全國優良教師第一名；後來他好像還蒙蔣經國召見，使得建中也為之大大出了風頭。

這種弄虛造假的伎倆，雖然把他個人聲望推到最高點，使他被陳履安延聘為辭修高中首任校長。不過畢竟他沒有紮實的真本事，就在他想要大展身手、有所作為的時候，不知犯了什麼大錯，三個月後就被解聘了；他的事業就此畫下句點，從此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他的例子再次證明：走偏鋒、出風頭，不是長久之道；做人做事還是腳踏實地的好。

孫衍當了高三25班三年導師，他的那個班級和我們這班恰成兩個極端：他採取高壓管理，事事介入，喜用權謀；馬導則是無為而治，順其自然，一切隨緣。一般評價認為，本班比他班優秀；可是他班上學生很不服氣，老想超越我們。三年較量下來，他班整體成績還是遜於本班，證明馬導領導正確。想到孫衍花招百出，卻功虧一潰，再想到馬導的盡心付出和開明作風，為我們奠定了無可比擬的優勢，我就為飛鵬擁有馬導這位永久的導師而感到驕傲。



## 友情篇

### 感謝有你

《論語·季氏篇》：“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一陣陣血雨腥風，掃過我們古老的國度；  
盧溝橋畔的烽火，引發了全民族的怒吼。  
十年來的忍辱含垢，和平已到絕望關頭……”*

你一定還會哼唱這首張世傑老師作曲的愛國歌曲吧！你也一定會記得在全校模範生選舉中大出風頭的《小報非報》。但你也許不知道：當年新生訓練時，那個在操場上指導本班、長得瘦瘦高高的三年一班班長，就是馬英九。

還記得軍訓課學踢正步，弄得滿鞋都是沙子？國慶遊行，那閃耀亮眼、為我們奪得首獎的標語牌？以及在台北市立體育館看台上，搖擺著身體，高唱着捕魚歌：「海浪滔滔我不怕，掌起舵兒往前，撒網下水到魚家，捕條大魚笑呵呵」，為建中田徑隊加油打氣的往事嗎？

想起當年懵懵懂懂、糊裡糊塗、像個幸運兒似地闖進了26班，結識了許多才氣縱橫的鵬友。環顧周遭，盡是些正直、體諒、博學的同窗，你能不受到感染、進而努力提升自己的品格修養和學識見聞嗎？我的資質普通，既然有幸成為飛鵬一員，混跡在臥虎藏龍的益友群中，能不趁機「取法乎上」、希冀「得乎其中」嗎？許多亦師亦友的鵬友，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助我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使我得以從容面對爾後種種困境，我能不心存感念、銘記在心嗎？

雖然我好似只失群孤鵬，久已不聞鵬友間事；但有些往事仍然歷歷在目，不經意間就會浮現腦海，讓我回味無窮。也許有人認為那些雞毛蒜皮的陳年瑣事不值一提，不過它們卻是珍藏在我內心深處的吉光片羽，也是我這一生中最珍貴的資產。藉由腦海中的這些「零金碎玉」，我已可以由點連線，連線成網，編織出一幅幅展翅欲飛的大鵬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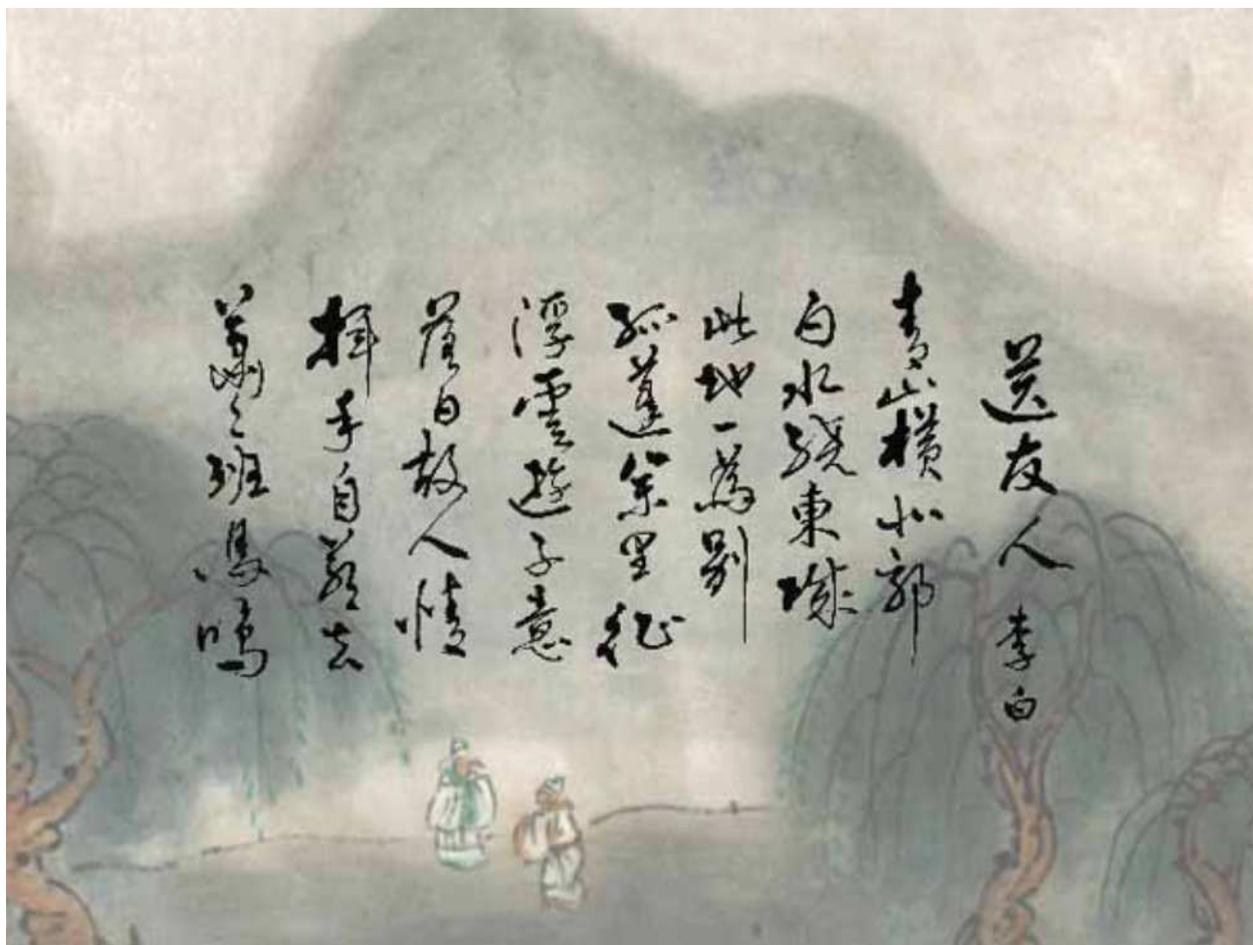
同窗在建中的事跡已令人驚艷與欽羨，踏入社會之後，又耳聞目睹了不少鵬友振奮人心的消息與成就。相對而言，雖然過去我沒能為飛鵬建立什麼汗馬功勞，現在仍乏豐功偉業可

以誇耀；然而，有幾人能夠幸運如我：在見證飛鵬輝煌時代的同時，也深刻體會了益者三友的可貴，從而想為過往種種留下一點痕跡？

我很想喚起大家快要淡忘的記憶，一起重溫那一段幸福的時光。我甚至希望《飛鵬點將錄》能扮演催化劑的角色，讓鵬友再次群起而飛。然而在回憶往事時，許多情境彷彿歷歷在目，但不少細節卻已印象模糊，甚至可能張冠李戴，犯下了誤植的過失。另外，有些事情可能只是道聽途說，錯認了對象，尚望被我誤會的鵬友海涵。

建中一別四十年，不少鵬友和我一樣，已是天涯淪落人，此生恐難聚首再話當年，何不讓我們借助這個平台再續前緣？不管我們身在何處，請不要忘了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詩句：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 鄧屬予

### 幽默風趣 少年老成

他的年齡好像是全班最小的，但似乎已經歷盡滄桑，言談之間經常流露出飽經世故的圓融與練達。他父親好像任職於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打電話給他得經由總統府總機轉接，接電話的人，每次都會問我：找姓鄧的？他家在台北縣三峽鎮橫溪鄉，每天早出晚歸，至少得花三四個小時在通勤上。因此，他花在課業上的時間比我們要少得多，卻仍遊刃有餘，令我佩服。

我至少去過鄧屬予家三次。他家在半山腰，從他家往下望去是個小學，有棵長得很高的椰子樹，樹頭一片焦枯，據他說是被雷劈的。他房間正好對著後山坡，常有蛇蟲出入。據他說有天晚上，有條長蛇爬進他房裡，鑽到他床底；早上醒來後發現，把他嚇個半死。一陣騷動後，大夥把蛇打死，享受了一頓蛇羹。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反正我是被他唬得一愣一楞的，感到既刺激又有趣。

或許是我們坐在同一個桌子，閒聊時會談到他家裡情況。他有個只比他大一歲的姐姐，一心想進台灣師範大學；可惜第一年考上的是高雄師範學院。聽他說起他姐姐報到後，在那裡洗了一次團體澡，就哭着逃回家裡，發誓來年一定重考進入師大，後來果然如願以償。他還有個妹妹，超愛跳舞，據說長大後可能會報考國立藝專，不知後來如何了。

老鄧曾多次提到他媽媽廚藝很好。講起他媽媽如何用粗鹽清洗豬大腸，鹵燒之後多麼美味，我就看他忍不住地吞了幾口口水；真遺憾沒能一嘗他媽媽的高超手藝。一談到吃，我就想起他家離故陳副總統老家不遠。聽他說起陳誠家中的守衛，養了許多小狗，到了冬天就宰殺，進補香肉，我聽了不免心中惻然，很是難過。

鄧屬予愛說笑。他常自嘲寫的字潦草無比，好像每個字都想從筆記本中飛出去，所以一寫完筆記，就趕緊把本子合上。他曾打趣地說，從他的名字就可想見他父親多麼自私，聽得我不禁莞爾。他史地知識豐富，談起大陸各省風土人情、地形特產，巨細靡蕪、如數家珍；講到各朝代歷史典故，更是頭頭是道；我從他那裡長了很多見識、學到不少處事之道。

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26 班坐落在紅樓靠近操場一端、一排有著三個教室的角落。放

學後，這三個教室是學校指定、開放給全校日間部同學晚自習的地方。剛進建中時，我和鄧屬予是常客；但是第一次和他留在學校晚自習就被嚇到。有個高三學長對我們說：坐在你位子上的這個人，今年是台大某系的榜眼；你前面座位的學長，則剛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左邊的這位上的是台大歷史系，右邊的則是清大化工系……我被他說得毛骨悚然，不知道這麼多年來，建中的每一個位子，曾經出過多少個博士、又被多少個傑出人物給坐過。可以說：我一進建中沒幾天，就被那種無名的緊張氣氛給嚇到，從此不敢掉以輕心。

在那戒嚴的年代裡，大家明哲保身為要，好像沒人對政治有什麼興趣，可是在高二上選舉班長和班級幹部時，他提出採取內閣制，只選出班長即可，我這才發現原來他對民主國家政府的運作方式也有所了解。我是個政治白痴，乍聽之下還真有點目瞪口呆，不知道他在說些什麼；直到聽了他的解說，才了解內閣制和總統制是怎麼一回事。

進了台大以後，他在台大男11宿舍的房間，成了我的休息小站。我常去他宿舍餐廳吃午晚餐，順便到他那裡坐坐、聊聊天，延續我們之間的友誼。有一天晚上，研究生圖書館打烊，我邁出大門，只見外頭大雨滂沱，許多人擠在圖書館門外的屋簷下搖頭嘆息，沒想到遠遠看到老鄧打了把傘，悠哉走來——他居然是來接我，陪我走出校門搭公車的；這真是太令人感動了。記得當時環顧周遭因雨動彈不得的同學，個個流露出羨慕得要死的眼神；有個女生還盯著我猛看，發出曖昧的微笑。如果換到今日，我不被大家看成是Gay才怪。

有件發生在他宿舍的事情，當年守口如瓶，現在已可透露。大二開學後沒多久，鄧屬予就告訴我，有天深夜他上廁所，睡眼惺忪地看到一群人在盥洗台上洗頭：洗的不是自己的頭，而是別人的頭——死人的骷髏頭，而且有十幾個之多。我聽了當然大吃一驚，忙問怎麼回事。他慢條斯理的回我：他們宿舍有許多牙醫系僑生，不知從那兒弄來了一堆人頭，本想趁著夜深人靜、無人知曉的時後，到洗手間去清理骷髏頭上的污垢，卻沒想到給他撞見了。我突然想起，曾在報上看到一則報導：南港、汐止一帶的墓地，許多撿骨罈中的頭顱在一夕之間突然不翼而飛，家屬對於親人無法保持全屍非常痛心，警方希望民眾提供線索。

我的內心曾經掙扎過：是否應該立刻報警。那時已近台大校慶，我決定到老鄧宿舍看個究竟。校慶那天，他帶我走訪了兩個僑生，他們知道沒法隱瞞，從壁櫥深處拿出了兩個已經用雙氧水漂白過的骷髏頭，一再說明這學期的解剖課很不容易過，他們盜墓的目的只是為了徹底了解頭部構造，尤其是口腔內部的構造。記得他們曾說：一起到南港、汐止“挖

實”的，包括台大、國防和北醫三所醫學院醫科和牙醫系的僑生，大約有四五十人。我在他們的一再拜託之下，答應不去聲張，因為茲事體大，一個不好，就斷送了許多人的前途，甚至引起僑務糾紛；可是至今我還是不知道，當年我的決定是否正確。

老鄧雜七雜八的常識很豐富，可能得益於家居類似眷村的環境。還記得他寫了個秘本，傳授我們打麻將的技巧嗎？他說因為經常到鄰居家走動，對方常有牌局，他從小就看會了怎麼打牌，而且時有“代父出征”的機會，因此練就了一身麻將本領。我從他那裡，學會了怎麼打13張麻將牌，以及怎麼算番。現在鵬友可能少有機會玩玩雀牌遊戲，不過再過些日子，或許就有必要藉以動動腦筋，以減少老年失智症的發生。

經常受到鄧屬予的幫助，很高興也有回報他的時候。大一下學期末，所有一年級學生要參加體能測驗，其中有個單桿項目，要能引體向上六次才過關。不及格的同學得在大二時補考。老鄧沒能通過這一關，我有引體向上13個的實力，身高長相和他出入不大，代他出馬，結果順利矇混過去，成功地助他通過這項測驗。

老鄧在他大四時幫了我最後一次忙。事情緣起於我的系主任認為坐輪椅的殘障人，不適合在醫學院，要求我轉系；於是我在唸完大二後，向圖書管理系申請轉系。可是大三開學後發現：醫技系已將我除名，而圖管系卻沒我名字。我到圖管系打聽，該系主任說已收我了，但要從大二念起。我聽了實在很不高興，因為我早已看過了該系課程，確信我能在兩年內修畢。在轉系情況未明前，我有一個星期在校總區和圖管系、歷史系、中文系學生，一起上了幾門通識課程，結論是：文學院實在太好混了。比較兩院教授教學風格和學生求知慾望：醫學院有如人間地獄，教者個個嚴格要求，學子拼得水深火熱；文學院好比天堂樂園，教授大多慢條斯理，學生讀來輕鬆愉快。

也許是天生勞碌命，我寧願留在醫技系。於是央求鄧屬予到台大醫院和醫技系系主任情商，讓我回到系裡。老鄧和我系主任的交涉過程好像並不愉快，主任不同意我回去。好在教育部認為我當初從農學院轉到醫學院，現在又要從醫學院轉到文學院，以前沒有這種例子，批駁了台大呈報教育部的轉系公文，我終於還是回到了醫技系。在此要向老鄧再次致意，感謝他老成持重，不卑不亢地為我爭取權益。

## 周慶榮

### 才情洋溢 文采風流

*“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龔洪龍者，洪之共二龍也...”*

還記得“小報非報”嗎？當年周慶榮幫龔洪龍撰寫的競選文宣，真是讓人驚艷。他小試身手就不同凡響，不僅師長讚不絕口，我們同儕也是欽羨不已。

*“乍暖還寒的日子驅走了野逸粗放的夏天，四季如春的寶島也不禁泛起些微秋意。  
這時節忽晴忽雨，心中悒悒總似有所期待...”*

這是飛鵬創刊號周慶榮的編輯後記，字裡行間流露出了濃郁的感情與書卷氣息，讓我們再次見識到了他的巧思與文采。

高三時他曾應邀在《建中青年》上發表過一篇關於我國民族史的論文，看得我目瞪口呆。心想怎麼會有人對這麼偏僻的題材感到興趣，而且還有深入瞭解；更不可思議的是：它竟然是出自於一個正面臨聯考巨大壓力的自然組同學。我曾向他直言：看不太懂他在寫些什麼。一直要到看了他借我的“新民族史觀”一書以後，才略微了解他的立論。我想一定有很多同學會和我有同樣的感覺：他真是個深藏不露的才子。

他還送過我一本、真正參與過滇緬孤軍奮戰的中高級軍官所寫的報導文學，書名好像是《滇緬作戰血淚史》。那是他聽到我談起鄧克保(伯楊)的《異域》後，覺得我應該多瞭解相關資訊，所以介紹我看了這本親身參與、經歷過整個作戰、談判、被迫撤退來台等等前因後果的回憶錄。《異域》訴諸感情的成分較多，那本書理性分析的元素較強，使我不至於只聽片面之詞，而能夠從不同角度了解這一段令人心酸的歷史。

我曾拜訪過才子家，那是位於濟南路，靠近新生南路一條巷子中、某個公寓的二樓。哇塞！一進他家門，客廳書架上擺的都是文史之類的書籍；書架底層有一套解說史記的大部頭書，我在大一時曾向他借了其中一本回家細讀，那真是專業人士的用書。可以推想：他父執輩或兄弟姐妹們必定長期浸潤在濃郁的書香氣息之中，造就了周慶榮超凡出眾的文筆與氣質。

他的那手字漂亮極了，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沒見到一個鋼筆字比他寫得更好的人。高一

時，我最喜歡向他借筆記，一面抄寫，一面揣摩他的筆勢；不過一年，我的字就大有進步，到現在只要有人稱讚我的字寫得好時，我一定會想起他。

想必他一定還記得在高一時，我們放學後都跑到那個木造危樓，擠在窗口一起觀看、以僑生為主的建中足球校隊和外校比賽的盛況。後來我們幾個矮個兒都喜歡踢足球，應該是受到那幾場足球賽的影響吧！到了高二、高三，我常在放學後看到他和喻冀平倆人在操場一角壓腿拉筋；這種鍛鍊身體的好習慣，當然源自於對足球的愛好。

我和他在大一時，還時有往來。有一天我們發現：中文系的黃啟方講師既教電機系，也教植病系，他是我們的國文老師。有一次周慶榮到我家來，我們就在玄關討論起《中國文學史大綱》中詩詞歌賦的源流。當他翻看我的《左傳》課本，發現裡頭有黃師為了解說某兩個諸侯間的重大戰爭，所草繪的雙方行兵、作戰布陣圖時，立刻就說這個好，他們班沒有教，一定會考，並且立刻拿出紙筆，把它抄了下來。本來我並沒有特別注意這個布陣圖，看到他這麼重視它，就在期中考前花了些時間，把它背得滾瓜爛熟。周慶榮真厲害，這一題果然出現在申論題中，我答得真是痛快。

國文期末考試，我的考場就在他隔壁，考前10分鐘，我還向他請教了一個問題，沒想到這題竟然出現了，真爽！能夠在大學時，仍舊得到這位國學大師的指導，真是我的福氣啊！考後不久，我特地查看了電機系的國文成績，他的分數和我一樣，我們分別是電機系和植病系的最高分，那是我最感榮耀的一刻。

大一暑假，接到周慶榮電話，他劈頭就說：田明你這傢伙運氣真好，醫技系收了三個轉系生，你排在第三名。一直沒有告訴過他，轉系排名是以“文、理、法、醫、工、農”院系和學號為準。排在我前面的倆人，一位是護理系女生，另一個是我高三同學，從復健系轉出，他父親在兩年後接任醫技系系主任。然而，福兮禍之所伏，我的運氣真的那麼好嗎？

大概只有龔洪龍知道，我大一得過書卷獎，分數排名在農學院前五名；所以，我不是靠運氣或關係轉系成功的。我在研究生圖書館看書時，曾經有兩個我完全不認識的農學院學生前來搭訕，一個想轉農化系，一個想進藥學系，他們正逐一地向所有總分排在他們之前的人打探意圖，以評估自己有沒有希望。好漢不談當年勇，何況這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現在談到這段微不足道的往事，似乎有點自我標榜，希望鵬友不要笑我。實在是我在大學時代，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東西，就讓我陶醉一次吧！

“石破水面，漣漪蕩漾，一波推進一波，一波跟進一波，何時休止，何時消失...”

這是周慶榮在某期飛鵬上對友情的期許，其中蘊含的感性和理性，多麼令人感動。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他出生書香門第，一直受到我國文史哲理熏陶，很有潛力成為國學巨擘。不知大家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他投身理工科系，實在是我國文、史、哲學界的一大損失。

## 駱效銘

### 勤學好問 追根究底

他是帶領我進入美國流行音樂的啟蒙師。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南海路上有個好小好小的唱片行？每到放學後，那間不到三坪的小小唱片行，擠滿了建中人。一張黑膠唱片要價10塊錢，生意卻好得不得了。我常跟着駱效銘選買唱片，他買什麼我跟著買就對了。

高一校慶那天，我和他走訪、參觀了好多高年級班的佈置和展示；學長們的創意令人驚艷。其中有個算命的攤位，要先通過“火燒斷線”的考驗：一根細線下垂釣着一個雞蛋。花一張園遊券，換兩根火柴；點燃火柴後，如果能夠燒斷緊貼在雞蛋下方的細線，線斷蛋落便算通過。

可別小看這個把戲，在我之前好像還沒有人通過這個考驗。這是利用雞蛋受熱後、會很快地將熱散發到蛋的四週、使得細線達不到燃點的物理作用。我緊接着前面一位同學失敗、放棄後，立刻接手、點燃火柴，繼續加熱雞蛋。第一根火柴仍然沒有把線燒斷，我點燃了第二根；直到它快要燒盡了，線終於斷掉。

過了第一關，學長給了我一個乒乓球。像開LOTTO那般，要把這個乒乓球放在有個多重回旋、不同出口的“鐵軌”頂端，放手讓它滾落進“命運格子”中，才能得知你的命運。整個過程有點像在廟裡抽好籤後，將籤交給廟公，按照籤號，取出相應的“命運紙條”，上面有預測你未來的短文。記得當時我得到的是個上上籤，裡頭說將來必會大富大貴、光宗耀祖；當時，駱效銘對此有點羨慕。對照我現在的處境，鵬友們是不是覺得荒唐可笑、諷刺至極？

休學兩年之後復學，我最感惶恐的便是物理學。可是駱效銘經常陪我上物理課，使我心情大定。其實他的課業也很繁忙，坐在我旁邊時，總是看到他埋首苦讀機械系的書籍。猶記

得某天，他陪我上完課後，外面突然下起大雨；他要我在走廊等著，自己騎着機車，冒雨到校外叫了輛計程車，一起回到我那兒，使我得以順利搭車回家。期末考前，他在準備自己的考試之餘，仍然花了不少時間，幫我講解物理難題。他指出的複習重點，幾乎都考到了。這使我在不少同學被當的情況下，仍能高分通過。有他這個良師益友，我是何其幸運啊！

他的槍法很準。我們曾一起往訪鄧屬予在三峽橫溪的家，在那裡我見識到了他的這項技藝。那天老鄧向鄰居借了一把氣槍，我們發現他家附近有棵柚子樹，上面還有幾個沒成熟的小柚子，駱效銘小試身手，竟然槍槍中的。我們帶槍壯膽，出發探險附近山丘，沿途看到停在樹上的小鳥，就想試試槍法。記得我曾經一槍打中了一隻色彩鮮艷的鳥，看到它的羽毛四散飛起，我們便穿過草叢四處搜尋，卻不見它的蹤跡。很久以後看了本美國小說《TO KILL A MOCKING BIRD》，感到非常慚愧，當年實在不該隨便開槍，亂射小鳥。

我們探險的羊腸小徑，多在丘陵草叢之中，兩旁盡是綠油油的茶園。行前老鄧曾談到要小心爬蟲，於是我們人手一根木棒，一路打草而行。就在一個下波道旁，我似乎看到蛇影，大喊一聲，大家落荒而逃，至今想來仍感刺激有趣。一陣奔跑之後，老鄧發現來到了一個他從沒到過的地方，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走。老鄧不愧是學地理的，觀察了四週地形，認定了一個方向行去，不久後我們就脫困了。

駱效銘是個好奇寶寶，對於不明白的事情，他是會本著“吾愛吾師、吾更愛其真理”的原則，反復追問，務必把它搞懂。雖然我非常欣賞他這種鍥而不捨、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和毅力，但總覺得有些問題，私下解決比較好，如果非要在大庭廣眾之下質疑對方，有時會把人逼到死角，讓人失去顏面；甚至可能招來反撲，反而傷到自己。

依然記得剛進成功嶺受訓時，聽到“不能懷疑長官的命令”，“合理的命令是訓練，不合理的命令是磨鍊”，“命令就是我的命要你的命”等等口號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駱效銘。在我的腦海中立刻就會浮現出他那一定要你“說清楚、講明白”、咄咄逼人的神態。我幾乎可以想像，他的教育班長和排長被他逼問的那種狼狽的神態和反應；同時也很擔心：他在成功嶺的日子恐怕不會好過，會不會被他們整得很慘？

雖然他追根究底的態度，真會讓人下不了台；不過，我得承認：那的確是求取學問的正確途徑。多年以後，我自學中醫，在無人可問的情況下，就是秉持他“上下求索”的精神，

不放過任何疑問。我在購買、參考了許多醫籍以後，終於觸類旁通，弄懂了很多疑問。他那有如好奇寶寶般、不斷求取新知的精神，曾在我準備國家考試，最終取得中醫師執照的過程中，起到了鼓舞、推動的作用。

駱效銘從高一起就對我多所維護。我曾到過他家，那是在忠孝東路某處公寓聚集地的二樓。記憶中那裡原先是個眷村，改建後出現了好幾排方正格局的四層樓公寓。我有一個長輩叫駱美雲，她和駱效銘有親戚關係，也許這是他特別照顧我的原因。駱效銘與我亦師亦友，他一直伴我到他大學畢業，我對他充滿了感恩。他對我的總總情誼，永銘我心。

## 龔洪龍

### 其實我不懂你的心

他是和我同窗最久，曾經有過密切交往的鵬友。很多人總以為，我應該是最了解他的人；但我心知肚明：其實我不懂他的心……他和我一樣，在高三時曾遭到安徽幫打壓，被導師和教官叫去問話，不過他和馬導來往沒有我那麼密切，他們並沒有為難他。

打從初中起，他就是大安中學的風雲人物。一進校門，大廳右側牆上的榮譽榜，高掛了幾個、每一門科目的成績都在95分以上的名人，龔洪龍正是其中之一。那時他的風頭可是勝過當時也在大安，後來成為大專聯考狀元和榜眼的李世昌和柯積群。他的成績令人驚艷，令我非常欽羨，只恨無緣高攀。哇！沒想到進入建中，居然發現我和他是同班同學，使我感到榮幸之至。

高一時他的功課很好，總是和毛啟分列第一、第二名。高一上學期他代表本班參選全校模範生，一舉成名，又成為建中風雲人物，我們都以他為榮。可能是他的名氣太高，我沒敢和他多攀談，因為彼此實在沒有什麼交集之處。高二時他的成績仍然很好，但有幾個同學已經趕上他了，我感覺到他的抑鬱。在高二下學期快結束前，我和他有個交談機會，提到我覺得自己不適合唸甲組，將會轉到丙組，不知他有何建議。他只是默默地聽着，沒有回應。沒有想到，後來發現他也轉唸丙組了。

高三時，除了龔洪龍、華傑和我三個鵬友之外，班上同學幾乎全是本省籍。他坐在我前面，我們的交往開始頻繁了。當班上絕大多數同學把五個醫科（台大，北醫，高醫，中山醫專，中國醫藥學院）填為前五志願時，我們都感到非常奇怪：台大有那麼多科系，

距離家裡又近，為什麼不在他們考慮之列？於是我和龔洪龍又有了一次交心之談，我和他說：我覺得台大醫技系不錯，進可攻、退可守；既能出國深造，走研究路線，也可在學成後，回國當個教授。如果畢業以後，不想再待在象牙塔裡，可以立刻投入職場，和朋友合夥開個檢驗所。他還是默默地聽着，沒有評論。聯考放榜後，他進了醫技系，我到了植病系。

那是個年輕人仍有理想、有抱負的時代，沒那麼多人一窩蜂地想當醫生；所以除了台大醫科和北醫醫科之外，當年我們三人的分數都可以進入其他醫學院的醫科和牙科。如果我們願意留在台北，可以把台大牙醫系填在前面；如果真想念醫，也可進入高雄醫學院醫科。後悔嗎？是的，我的確後悔；但不是因為醫生可賺大錢，而是如果離開台北、換個環境繼續求學，也許我的命運因此改變，不致落得身罹重病、臥病在床，從此身不由己。

大一時，龔洪龍仍然名列前茅，是他系裡書卷獎得主；可是他好像對生物科學興趣不大。聽說他曾參與外文系轉系甄試，成績不錯，不知道為了什麼，最後他放棄進入外文系的機會。當我在大二轉入醫技系，和他成為同學後，愕然發現：他對那些和生物、化學有關的科目真的沒有興趣，其實並不適合唸醫學院。我覺得他心思細膩、行事不露聲色，如果念的是法律，一定會成為一個好法官或好律師。

他家在羅斯福路三段某巷，走路就可到台大。他的房間很小，一個小桌上有個小檯燈，旁邊擺了一對陶瓷做成的貓飾品，挺高雅的。他曾引用笛卡爾的名言，在醫技班刊上寫了篇《我思故我在》的散文，文中描述了他在夜深人靜時，看着這兩只瓷貓沉思，似乎從中體會出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和目標。不過看了那篇文章後，我還是不太瞭解他，不知道他真正在想些什麼。

在我大二復學後，他已當上了台大畢聯會主席，必須奔波於校總區和醫學院之間，我們少有碰面機會。我在他畢業後、等待服役前，向他訂了一本畢業紀念冊；好像半年以後，這本紀念冊才製作完成，外觀極為精美。我看着台大鵬友們在各奔前程前的畢業照，比對59年建中畢業紀念冊的大頭照，很有感觸。非常痛心的是：六、七年後，我住的日式木造房子遭到白蟻入侵；等我發現情況不對時，書架中的藏書已被蛀蝕大半，我自小學到大學，所有的畢業紀念冊通通報銷了。

最後見到他是在我大四下學期，當時他已服完兵役，正在申請國外大學入學許可。他到醫

技系找教授寫推薦函，我這才知道他想念MBA。記得當時他申請的是加拿大頗富盛名的滑鐵盧大學 ( UNIVERSITY OF WATERLOO )，他終於作出了正確決定：棄醫從商！我為他終能找到自己的志業與奮鬥的目標而高興。

多年以後，聽人說起他定居台南，可是沒一個同學知道他在從事哪個行業。他好像有意忘了過去，不想讓人知道他和醫技系有何關係，所以從不參與同學會。許多醫技系同學總認為我和他很熟，應該知道他的行蹤，他們哪裡知道我雖有意把他視為知己，他卻從未敞開過心門。我是有苦難言，真的不懂他的心啊！

他一直是個很用功、很努力的乖乖牌，尤其擅長英文，曾在台大英文辯論賽時出任評審。可惜他志不在醫，我想他當年環顧左右，定然會生出“燕雀安知鴻鵠志”的浩嘆。雖然在大學時代，他是龍困淺灘、有志難申；可是這麼多年過去了，聽說他經商有成，也該可以出面會會老友吧！？

## 李方屏

### 面面具到 處事圓融

看到他時好像總是笑瞇瞇的，像個彌勒佛。高中時交往不多，反倒是在大學時有往來。不知道為什麼，有次和他談到：我大概是同窗中唯一不會有“敵人”的鵬友。他聽了這話居然大吃一驚，轉身向黃公正大聲說道：田明說他沒有敵人！我隨後向他解說：我的資質平庸，不是念理工的料，和絕大部分鵬友沒有競爭關係；而我們轉到丙組的三個人：龔洪龍、華傑和我，以我的成績最差，不是他兩人對手；將來在職場上，不會有哪個鵬友視我為敵手。所以我說我沒敵人，並非無的放矢。

我沒有想到我的話居然這麼靈驗：多年以後，我在中醫這個領域，因為行動不便，同行都對我客客氣氣的，而且因為我從不參與公會活動，也不競選什麼理事、監事，真的是對他們沒有一點兒威脅。

李方屏的脾氣不錯，行事有所堅持，但也樂於溝通，不會固執己見，是個容易妥協的性情中人。相信這是他贏得許多人好感，被拱出來擔任台大融融社社長的原因。可是當上了這個頗有爭議的社團頭頭，卻也為他帶來極大困擾。記得我病休在家的時候，看到一則新聞，裡頭提到：台大有一批人認為融融社是個特殊階級才能加入的秘密組織，應該受到批

判，並且一定要把它鬥臭鬥跨。記得當時出面澄清，對外解釋融融社宗旨的正是李方屏。那時他好似個箭靶，承受四方射來的暗箭，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度過那個難關的。

「融融社」確有幾分神秘色採，這與前面幾位主事者的作風有很大關係。我大姐小名「融融」，畢業於台大園藝系。記得她大三時帶我參觀台大校園，正好碰上各社團搭起帳篷招兵買馬。那時我就看到融融社的攤位，回頭問我姐，這是個什麼樣的組織？我姐回答：顧名思義，它有“其樂融融”的意思，以吃、喝、玩、樂為主，是個專門吸收富家子弟的社團。

三年以後，在我大二時，有個物理系大四學長在沒得到我的同意前，就告訴我他已推薦我入了融融社。非常奇怪的是，我現在怎麼想都想不起來，我是怎麼認識他的？他為何要我加入融融社？我究竟有何與該社宗旨契合的特質？可以肯定的是：我和他絕對只是泛泛之交。

為了了解融融社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參與過兩次活動。一次是在某個社員的家裡，有人請了位吹奏黑管的老美，介紹、講解這個樂器的特色；參與者不多，只有二十人左右。另一次是討論人文、哲學方面的問題，與會者很多，大概有七八十人。

由於醫學院的課業繁重，而且我對這類活動興趣不大，以後就不再參加融融社的活動。一直要到大二上學期結束後，有個住在木柵的社員宴請大家在他家聚餐，終於讓我見識到了什麼叫做富裕人家，同時也觀察到了人性貪婪的一面。我是到得最早的幾個人之一，主人沒有料到，會有那麼多人捧場，因此沒有準備足夠的晚餐，以至於太多太多的社員到了晚餐時候，居然完全不顧淑女、紳士形象，爭先恐後地搶食。結果包括我在內，最後起碼有二三十人沒有東西可吃。

我應該算不上是融融社社員，因為我不知道是否要繳費才能入會，也沒有人要我繳費，所以我沒繳過會費。因此我可以持平的說：雖然該社的活動格調較高，聚會涉及的領域很廣，邀請來的主講人大多是知名或專業人士，與「庶民」有些距離，確實會引起外人嫉妒。但是它強調彼此扶持，相互關懷，在提升社員人文素養、充實個人內涵、增進人際關係、開拓視野見聞等方面，確有很大助益。對於喜歡追求生活品味的人來說，其實融融社是個很有意義的社團，值得加入。可惜它沒能早點脫下神秘面紗，以至於遭到一些自命清高的偏激分子，故意曲解、誤解和排斥它，有意無意地藉口打倒特權，對它進行“紅衛兵”似的

鬥爭。李方屏面對一群先入為主、無事生非、高舉着打倒特權鮮明旗幟的偏激分子，再怎麼解釋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很同情他的處境。

李方屏很重視同窗之情，曾請鵬友到他家聚餐聊天。只不過我沒想到，飯後他拿出一堆小紙團，要大家抽籤決定哪幾個人必須洗碗：紙團內有X記號的免洗，O的得洗碗。乍聽此事，令我有些不快，因為我父母頗為好客，經常請朋友來家中便餐，我也多次受邀到同學或朋友家中吃飯，這還是第一次碰到主人要求客人洗碗的事情，覺得他不夠誠意。當時我有預感，可能會中籤洗碗，所以我一次就拿了兩個紙團。果不其然，其中一個是O。

當李方屏發現少了一個洗碗人時，便要求查看大家手中的紙團。我拿出那張記號是X的紙團，矇混了過去。只聽他一直喃喃自語：真奇怪！真是奇怪……我記得那天毛敞也在場，他沒有我奸詐，抽中了籤，雖然沒說什麼，乖乖地去洗碗，但我看得出來，他是有些不樂意的。

回到家後，睡在床上，開始“吾日三省吾身”。想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頓然感到慚愧：沒有誠信對待鵬友。事過境遷，多年以後回想此事，我才覺得李方屏當年的作法沒什麼不對，只要他能在邀約前事先聲明有洗碗這回事，一定會使事情更為圓滿。不管怎樣，當年我投機取巧的行為顯然不對。在此希望李方屏、毛敞和其他相關同學能夠接受我姍姍來遲的道歉。

## 金甘霖

### 憤世嫉俗 天才頑童

此人對感興趣的事，會全力以赴；覺得無聊的事，會敷衍了事。高二時，馬導已不教我們數學，改教公民與道德了，但他還是很關心我們的進展，常要我們到他辦公桌刻鋼板，以便每隔幾天可以油印一張數學題目，讓大家自行練習。我們是依照學號次序，趁着午休和下課時間，輪流到圖書館馬導桌上，找到了他留下的題目，然後開始在蠟紙上動筆。

絕大多數同學刻印出來的字體，中規中矩；唯獨金甘霖的字超大，而且每行每題的間距也大，大概沒花他幾分鐘就刻寫完畢，一張紙上只有四五題，看得出來他只是想交差了事。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件事印象那麼清晰，肯定那時候對他留下了個不怎麼好的印象：一個不怎麼在乎外界觀感，行事率性而為的「頑」童。

聽說他是將門之後，極端痛恨日本；言必稱中華民國已亡。台大活動中心前有一排旗桿，在校慶那天會升起外國留學生母國國旗。大二校慶那天，我在圖書館唸書，聽說金甘霖屢次和該中心行政人員玩躲貓貓，他們升上日本國旗，沒過多久金甘霖就把它給降了下來；等到有人發現日本國旗不見了，另外找了一面升了上去；一個沒留神，他又把它給降了。如此一來一往，玩上好幾回。我聽到此事，既吃驚又佩服，覺得此舉的確很符合他的性格和作風，只不過這事畢竟是聽來的，我沒親眼目睹，至今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還有一回，我和他一起進入新生大樓電梯，裡頭就我們倆人；他的玩心又來了，居然拿出了一個小螺絲起子，三兩下就把操控電梯上下的按鈕外盒給拆開了，也不知他是怎麼擺弄裡頭的線路，這部電梯就此被他弄得“秀逗”。如果你按的是3樓，它會直達5樓，按了4樓，可能跑到1樓，讓人不知如何是好。在這之前，已經聽人說起新生大樓電梯怪怪的，這下恍然大悟，原來是我們的天才「頑」童搗的鬼。

我曾經想過：怎麼會有人隨身攜帶起子，隨時準備“作案”呢？如果有個陌生人正在破壞公物，我鐵定會聯合其他同學，把他扭送法辦。但現在知道這人是金甘霖，如果有人說田明知道破壞電梯的是誰，我鐵定守口如瓶，甚至隱瞞抵賴、多方掩飾，打死也不會透露他的身份。這使我再次理解：人不僅有私心，而且有雙重標準。我想我是達不到大義滅親或賣友求榮的境界，因為是鵬友就絕不會出賣朋友。

金甘霖好奇心重，富於探索精神，喜歡研究未知事物，天生就是個科學家的料子。有次他考我：一個蟑螂子可以孵化出幾個小蟑螂？天可憐見，我才不過在植病系昆蟲組待了半年，壓根兒也沒想過這個問題，當然被他一考就倒。他說在小時候，曾經剖開過蟑螂子，細數裡頭有幾個等待孵化的小蟑螂。我已記不清楚他的答案了，但覺他對蟑螂這種噁心的東西，也那麼有興趣，他應該念昆蟲系才對。

還有一事印象深刻：大二春，台大鵬友們參觀清華校園，他一路磕花生，手頭上累積了許多花生殼，卻硬把它們塞進我的大衣口袋，說因為我不亂丟垃圾，乾脆把它們通通給我，讓我去處理。我被他弄得有點啼笑皆非，覺得他莫名奇妙。自己弄出來的垃圾，應該自己去處理；何況花生殼可在大自然中自行分解，沿途隨手丟棄在草叢裡就可，哪裡用得着存起來，專門轉交給我，叫我丟到垃圾筒的道理？

金甘霖也有讓人感到溫馨的一面：在我大二下學期復學沒多久的時候，他不知從哪裡打聽

到我上物理實驗課的時間和地點。有天進到了實驗室，居然發現他在裡面等我，我們一面聊天，一面做實驗。丙組學生擅長化學和生物，大家都對物理很“感冒”，尤其怕做實驗；同學們看到我有“秘密武器”，非常羨慕。至今一回憶到那段時光，就會想到他曾在  
我面臨困難，感到徬徨無助時，找我聊天，並且助我一臂之力。

這人有時聰明得像天才，有時卻又無知得像小孩。有時他義正詞嚴，讓人招架不住，有時卻又玩事不恭，令人難以恭維。有人說：天才和白痴，只在一線間；這句話確實有點道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這一條若有似無的線：他經常擺蕩在線的天才這端，但也不時演出“脫線”之舉。

我覺得自己好像個遠離塵囂，避世的修行者；他則像個跳入紅塵、入世渡人的苦行僧。不過，他這個苦行僧葷素不忌，常有驚人之舉。儘管我不是那麼認同他的言行，有時不免糗他兩句；好在他很豁達開朗，根本就不在乎別人的想法。不過他的一舉一動往往還是令我目瞪口呆，讓我感到莫測高深。

金甘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個熱血澎湃的青年，又是個玩事不恭的浪子，好似具有雙重人格。但他常懷赤子之心，即使行事不拘小節，卻能堅守大是大非原則，是個特立獨行的天才兒童，也是我引以為傲的鵬友。

## 喻冀平

### 手不釋卷 苦學有成

他是個曾為本班贏得全校聲譽的人物。高一下學期，中央日報舉辦有獎徵文比賽，他擊敗了北一女高三某生，榮獲徵文首獎，得到500元獎金，那時這可是筆大數目啊！當學期結束前的某個週會早上，校長點名要他上台領獎，我們在台下分享他的光榮時刻，真是與有榮焉。也由於他文章寫得實在好，曾多次被張子良師點名，在班上朗讀他的文章。

他喜歡讀課外書，經常手不釋卷，是個有獨特見解的人。高一時曾多次和他相約：課後逛逛牯嶺街，我們趕在這些書攤、地攤即將被迫搬遷前，穿梭在牯嶺街和南海路的書堆裡挖寶，似乎已在哀悼着一個書香社區的消失。

他這個愛書人很想讓人分享他的讀書心得，有時讓人覺得“愛現”，容易遭到無形的排

斥。比方說：他會侃侃而談某本讀物的重要人物和精彩情節。有人就反映了：說他是那種只看序文，就會說出一大篇道理、告訴你這是本什麼書的人。意思是說他好走捷徑、投機取巧。我覺得這種評論不盡公允，但怕傷到他的感情，始終沒敢告訴他同學們對他的觀感。

他的文章那麼吸引人，使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他作文那麼好。高一下的某一天，學校要各班選出家長代表，以便從中選出建中家長會會長時，我看到他在父親職業欄選填的是自由業，當場一頭霧水，不知道這是個什麼行業；問了幾個同學，也沒見哪個人說得出個究竟。後來聽人說起，他父親是個代書。顧名思義，“代書”是替人代筆寫書信或書狀，必須思路清晰，文筆動人。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幼承庭訓，出手自然不同凡響。

可是提到“代書”，好像至今還是沒多少人真正了解這個行業。如果代書平常從事的只是寫寫書狀，那將何以為生？可見當年：“代書”並不吃香。一直要等到我自己從事的是服務業，也是自由業從員以後，才能體會到這一行業的辛苦。因此，喻冀平的家境是比較清寒的；我想這和他後來急於出人頭地，反而給人有種急功近利、愛出風頭的感覺，不無關係。

他是本班足球隊永遠的守門員。每次體育課，當我們盡興地馳騁球場時，就可看到他那孤獨的身影，牢牢地守在球門口；這種成全大家的胸襟，我想每個足球隊員都是很感佩的。可惜他的人緣並不怎麼好，聽說高三時大家選他做班長，就是反映了“你愛出風頭，我們就讓你出個夠”的心態。

班長真是忙碌，不管是上課還是下課，我經常聽到廣播，要各班班長到訓導處或教務處報到，以便轉達學校交待給大家的任務。直到現在，一想到他，我的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個極不協調的畫面：在建中朝會集合時，喻冀平他那矮小的身影，非常突兀地站在一群高大的同學旁邊，顯得那麼的孤獨。他專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卻仍得不到同學認同，我實在很同情他。

大一下學期春，清華飛鵬邀請台大鵬友參訪該校。同行的有幾個畢業於北一女的台大女生，其中有位一不小心，把相機給掉到清大湖裡去了。春寒料峭，湖水冰冷又混濁，沒人願意下水打撈，喻冀平居然自告奮勇，脫掉上衣，跳進水裡；經過好一陣子摸索，才用腳夾起相機，完成了另類的英雄救美，我很佩服他的勇氣。

水木清華果然名不虛傳，整個校區綠意盎然，像個大公園。站在校園中央向後望去，只見遠處有個林木茂盛、尚待開發的山坡，那也是清華的校產。喻冀平帶著我們參觀了清大故校長梅貽琦的梅園，以及那時台灣唯一的核子反應爐，大夥兒都覺得此行不虛。清華校園有夠廣闊，能在這個地靈人傑之處學習成長，難怪英才輩出。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在建中時，每到了放學之後，只要望向操場一角，就可看到喻冀平和周慶榮倆人在那兒蹲馬步、壓腳筋。只見兩人一邊練功，一邊聊天，所以周慶榮對他的了解一定比我深。這段革命感情難能可貴，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沒能成為知己。爾後輾轉得知：喻冀平在清華並不得志，曾遭遇過不少挫折；我覺得和他缺乏外援有很大關係。由於沒有益友相互扶持，他總是一個人帶著疲憊不堪的心靈踽踽獨行。

記不得在我畢業前還是畢業後，他曾來看過我兩次；我也記不清楚我們當時談了些什麼。但我依稀記得和他道別時，他那落寞、孤獨地身影，逐漸離我遠去……吉人自有天相，多年後，他已在母校春風化雨、誨人不倦。我既欽佩他的堅持，也很肯定他的成就。我覺得他一直希望得到鵬友們的認同，但願大家和他再聚首時，能給他一個遲來的感謝。

## 吳雲華

### 樂天知命 淡泊自守

他的口頭禪是“乖乖！”，相當於現在的“哇塞！”或是“OMG！”。不知從何時起我也常脫口而出這兩個字，影響所及，我幾個大學同學也被感染了。後來居然有人問我：不知道受到誰的影響，他在看到稀奇古怪的事情，或感到驚奇訝異的時候，不知不覺中就會說出：“乖乖！”我告訴他：是我啦！吳雲華，你瞧，你的口頭禪曾經在我周遭的同學和朋友中風行過好一陣子，感到驕傲吧！不過，雖然我猜“乖乖”應是“乖乖隆地冬”的簡化，卻也想知道，這口頭禪是你發明的嗎？

吳雲華的家在羅斯福路和和平東路交口，離台電總部不遠，距離師範大學也很近。他曾帶我到師大路去吃豬腳麵，還告訴我要和店家講：要上蹄不要下蹄。在此之前，我是不太敢吃肥肉的，家裡從來沒買過豬腳，根本不知蹄花是什麼東西，等到麵端上來一看：乖乖！好大，好可怕的一塊圓滾滾、肥油油、亮光光的豬皮包骨頭，皮上還有許多沒拔乾淨的豬毛，真不知道該從何下口，現在已記不得當時是怎麼硬着頭皮把這碗麵給K光的。人說：

沒見過豬，總吃過豬肉；我是：見過豬，但沒吃過豬蹄。當年我實在是個老土，現在想起此事就覺得好笑——沒見過世面的小老百姓。

我們曾一起到監理所考機車執照，考完筆試後，一群應考者叫嚷着要大家趕快去買“郵票”，我和雲華不明就裡，各花了五塊錢，結果發現買的是“油票”。這票是讓沒有帶機車來應考的考生，用來租用該所機車的油錢。我們倆大呼上當，但已沒法退還，只好保留作為紀念品；沒有想到我這張油票在兩年後居然還能派上用場：送給駱效銘。他說在考駕照時，監考路試的工作人員看到那張兩年前的油票，非常訝異，但也沒有刁難。

雖然吳雲華在成大，我們仍常在寒暑假見面。不知道他還記得大二那年耶誕夜，我騎着機車帶他到台大找同學，到了台大校門口，居然發現大門深閉，只留下了一個小側門，門口有個校警把我們攔了下了，一定要看學生證。好在我一向有隨身帶學生證的習慣，因為我到了大二，還老有人覺得我是個高中生，愛混進台大校園，冒充台大學生。我在校園各處的腳踏車棚停車時，總有人要看我證件；到了圖書館念書，管理員也要求看我學生證。我和雲華進入校園後，直奔植物系實驗室，果然找到我的同學，正在那裡頭埋頭苦讀。雲華對這事應該還有印象，我想他已見識到了：在台大是有一批“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當年是如何地把握時間，想要出人頭地。假期對於他們來說，正是一個趕上進度，甚至超過同儕的最好時機。在此告訴雲華：當年你看到的那位植病系同學，服完兵役後，考入陽明醫學院，現在已是高雄市立醫院胸腔科的主治醫師。

有件趣事值得一提：他曾送我一本東華書局印行的MORRISON有機化學譯本。我在書後寫上“這是吳雲華送我的”。這下好了，女同學看到這句話，以為吳雲華是個女生，紛紛打探“她”是否我的女朋友，害得我一次次地解釋：他是個男的，是我高中同學。

吳雲華家是我的避風港。大二寒假，當我在學校看到自己成績不夠理想時，心情很是沮喪。我沒想到轉了一個系，成績一落千丈，除了各門實驗科目仍能維持高分外，許多醫學院必修課只能低分閃過。猶記一路走到他家，和他談到此事，他好像覺得我有點小題大作。事情的確沒有那麼嚴重，兩天後我就心平氣和，振作起來；每天到研圖，翻看了不少研究生級的分生生物學文獻，覺得很有收穫，信心為之大增。

有件事至今令我耿耿於懷。大概是我經常往雲華家跑，他媽媽有天對我說，想收我做乾兒子。當時我楞了一下沒有吭聲，回家問我媽媽意下如何。我媽說：我的兒子怎麼可以給人

家當乾兒子。雖然此事就此作罷，但從此我就不太敢到他家，以免彼此尷尬。這事很可能傷到雲華和他媽媽，希望現在還來得及向雲華媽媽道個歉，當年沒能接受她的美意。

吳雲華有個本事令人訝異：他能老遠就認出車子的廠牌和型號。有次我們來到中山堂，廣場上停滿了各式各樣的汽車，只見他老兄非常興奮的穿梭在車輛之間，一會兒指著部小車，告訴我這是VW，一會兒又指著另一輛車，說這是Benz。他對汽車的品味已近痴迷，我想他來到美國這個汽車大國可謂如魚得水，相信至今他仍樂此不疲，但不知道他究竟換過了多少部車？

## 毛敞

### 溫文儒雅 品學兼優

在所有鵬友中，他最像和風煦日，讓我倍感溫馨舒坦。我在他面前，絲毫感覺不出他有那種聰明絕頂、功課超好、令人難以高攀的孤傲感。相反的，他那和藹可親的作風和謙虛體貼的氣習，使人樂於親近。

高一時，有一次生物實驗是測量香蕉是否含有澱粉、蛋白質、脂肪等三大營養物質。我在事前已經從我大姐那兒取得了一份有關香蕉所有內含物的成分比例表，那是台大園藝系做出來的分析報告，裡頭的數據顯示：香蕉含有脂肪和蛋白質。雖然我們的實驗測不出它有這兩種物質，但因我已先入為主地認定香蕉是有這些東西的，於是在結果中記錄了：脂肪（+），蛋白質（+）。報告發回後，這個結果給打了個大X；害得和我同組的毛敞、包宗和的生物實驗分數都不好看。

當時我還是沒弄懂，明明香蕉是有脂肪和蛋白質的，為什麼測它不出呢？一直要到大二上了分析化學以後才了解到：測量微量物質，必須要有特殊（SPECIFICITY）的試劑和使用敏感度高（SENSITIVITY）的方法。香蕉確有脂肪和蛋白質，但分量微不足道。在此我得向毛敞、包宗和道歉，當年應該忠於實驗結果，而不是照抄文獻上的數據和結果，自以為是。

大一時，我和植病系的女同學們走在椰林大道上，遠遠的看到毛敞時，我總會很得意的指着他對同學說：他是我高中同學，電機系的高材生。大家都肅然起敬，給予注目禮。沒有想到：一兩個星期後，有位女同學對我說，你那電機系的同學怎麼眼睛長在額頭上，走路

都不看人的？我說不會吧，他是個謙謙君子。沒有想到，幾天後在學校看到毛做迎面而來，頭果然呈45度仰角。我大感驚奇，不禁加速向前，把我系裡女生對他的觀感說給他聽。他的回答也是我沒想到的，他說不久前配了隱形眼鏡，怕它掉出來，才會在走路時抬頭挺胸。誤會解釋清楚，我倆不禁失笑。

大二寒假，在學校看到書卷獎榜單上有他和周慶榮的名字，我感到鵬友們真不簡單。兩年半後，有一天忽然在聯合報上看到有關他的新聞，好像還附有照片，報導了高考狀元的簡歷；當時我真是為他高興。後來他在服兵役時被派往某軍事學校擔任教官，我想應該和他出色的經歷有很大關係。他曾在服役期間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內中都是些溢美鼓勵之詞，讓我感受到他的體貼和溫暖。可惜的是，收到他的來信時，正好因為某些因素，我的情緒和心境正處於極度低當的狀況，提不起勁回信，以至於辜負了他的好意，從此我們便失去聯絡。我可以想象：他花了很多心思，興沖沖地寫了封長信，竟然沒有回音，該是多麼失望。我為我的失禮深表遺憾。

最後一次聽到有關毛做的消息，是他到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留學。那時從未聽過這個學校，總認為以他的聰明才智，應該到哈佛或耶魯之類的名校留學才對。沒想到二十年後，我移民到了德州糖城，輔導當時還不太會講英文的高二侄子準備課業和考試，才知道哈佛或耶魯的理工科系並不強，反倒是德大奧斯丁分校是州內最好的公立大學，而且該校電機系的排名在美國名列前茅。兩年以後，我侄子得到該校電機系入學許可。當他問我：二伯，我們是怎麼辦到的？我內心既感驕傲又覺榮幸，我的侄子竟然成了毛做的學弟了。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很懷念這位極富親和力的謙謙君子。但願有一天，我們有緣再相會，好讓我能親口向他表達我對他的感念之情。

## 王世經

### 才氣縱橫 經世之才

王世經很早就顯現出他多才多藝的一面。還記得讓高一26班一炮成名的國慶遊行標語牌嗎？那就是由他主導，聯合幾個鵬友共同創制完成的傑作。他好像也是本班班服和飛鵬標誌設計者之一：以德國最大的國家航空公司【漢莎航空】的識別標誌為藍本，將它修飾成為一只振翅高飛的黃色飛鵬；此後它便成為我們引以為傲的LOGO。當鵬友們穿了那繡有鵬鳥的藍色體育服，馳騁在操場上的時後，心中必定感到無比驕傲吧！

然而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在國文課堂上的表現。非常清楚的記得，當張子良師在黑板上寫了“揠苗助長”這個成語，並指着“揠”這個字問我們是不是念“眼”時，大家一致點頭；沒想到子良師說：這個字應該讀成“訝”。就在我們愕然無語之際，只聽得王世經冒出一句：『我就說它該唸“訝”啊！可是大家都說我錯。』還有一次，他的表現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當我們的音樂老師張世傑團長，在危樓大門入口兩側掛上“傳中華雅樂；振大漢天聲”的對聯後；張子良師問我們有沒有發現什麼錯誤？王世經立刻回答：左右掛反了。張師的反應和表情我仍歷歷在目，他脫口而出：26班的同學真是厲害。我清楚地看到他那種“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慰。

王世經父親好像服務於林務局，所以他家就在植物園內。大一暑假和一大票鵬友約好去看電影，集合地點好像就在他家。從他家屋後望去是一片湖水，如果站在後陽台上，應該可以釣到魚。我好羨慕他的住家環境。大夥兒從他家出發到了東南亞，才知道片名是【花月斷腸時】，是羅美雪妮黛和亞蘭德倫主演的愛情片。

我的感情一向豐富，看電影或小說非常投入。看到男主角決鬥被殺，女主角殉情，不禁在戲院裡就哭得稀里嘩啦的。電影散場後，出了戲院，眼淚仍在眼眶，想必眼睛一定還是紅咚咚的。完全沒有料到：在我還顧四周，想找個同學討論觀感的時後，發現他們個個談笑風生，毫不在意劇中內容，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想同學們看到我淚眼汪汪的樣子，也是大吃一驚，雖然當面沒敢說些什麼，心裡一定感到好笑：只不過是一齣戲嘛，何必那麼認真。但是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別人面前流露出真正的感情。

看完電影，已近黃昏，有的同學就此分手。不過我和五六個同學一起回到建中，我請大家在學校附近一家我常去的麵館吃水餃，然後各自回家。沒想到晚上連連接到吳雲華、王世經和其他幾位同學的電話，他們都瀉肚子了，而我也是拉得慘兮兮的。沒想到我的一番好意，竟害得大家吃壞了肚子。這事使我很是過意不去，不知道吳雲華和王世經是否還記得這件往事？

他可能是最後一個到我家來看我的鵬友。那時他已服完兵役，也許正準備出國留學；而我剛畢業不久，正在學彈吉他。好久沒見到鵬友了，他的來訪自然令我欣喜。記得當時我自彈自唱了幾首美國名搖，雖然技巧不很熟練，但已傳達了我心靈有所寄託，寂寞可以排遣，請他不必為我擔心的訊息。他在出國前夕仍然想到我，並且特地走訪一趟，至今我仍非常感念他的情誼。

## 雷源萊

### 性行不羈 不敢高攀

高二時他轉入23班，高三時我從23班轉出。印象中他的座位是在靠近窗戶的后排，上課時老是蒙頭大睡；所以我和他幾乎沒有互動，感覺上這是一個莫測高深的怪咖。他的功課頂呱呱，當我們還在為三角、函數頭痛的時候，他卻已經在研讀微積分了。據說他在成淵中學時是排球校隊，但當同學邀他打球時，他的回應卻是：你知不知道還有兩年就要聯考了？我聽聞此事時，有點被他嚇到；每次動念想要輕鬆一下、外出遠游時，立刻就會想到他，騾動的心霎時平靜，乖乖地回到書桌K書。

奇怪的是：我和他沒什麼交情，卻有人不斷地把他的消息告訴我。比方說：寒訓後，有人說他在成功嶺胖了十公斤。再次看到他時，是在清華園中，他和喻冀平等清大鵬友陪着台大鵬友參觀水木清華；在我們走向梅貽琦墓園，以及核子反應爐的途中，我曾仔細打量他，果然發現他比高中時胖了很多。

他以最高分進入清大核工系，是清華大學的校狀元，也是本班之光。大一時，《飛鵬》創刊號中，他自述近況的那篇《在清華園中的你》膾炙人口，是我第一次看到用第二人稱描訴作者心情故事的文章，那時沒體會出他已別有懷抱。然而，在大二時卻有消息傳來，說他在學校附近開了家唱片行，心思已不放在課業上了。其後又聽說他在大三時已不到核工系上課，並且重新拾起高中課本。不久後，他就在大專聯考再放異彩，進入台大商學系。我復學後，曾在新生大樓前碰到他，他坐在一輛機車的後座，正由同學載着他穿過人群；我一眼就認出他來，和他打了個招呼，可惜他已不認得我了。

最後得知他的動態，大約是在民國66年或67年，應該是他畢業沒有多久的事。我看到一則與商業有關的書訊，譯者是雷源萊，便郵購了一本。該書好像是在探討如何運用腦力，在商場上以少博大、以智取勝。現在我已記不得詳細內容了；不過，裡頭有個動腦題目至今印象深刻：有一種肉質非常鮮美的海魚，捕撈冷凍後便會失去原有的風味；如果把它們放在捕魚船上的水池裡，卻又因為它們不再游動，肉質容易變老，上岸以後賣不出個好價錢。那麼如何保持這種活魚的新鮮度就成為魚商的頭疼問題。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嗎？

我在大學畢業後，看了很多書，其中有本協志工業出版公司翻譯的《應用想象力》( APPLIED IMAGINATION ) 是對我爾後成長學習，極有助益的一本好書。我運用了其

中的腦力激盪技巧，沒有幾分鐘就正確解答了這個問題——在養魚池中放入一兩條這種魚類的天敵，便可使魚群不斷游動，得以保持它們的鮮度和原味。

雷源萊這本書的出版，標誌著他正學以致用，循著自己的理想大步邁進。而我很高興的知道：我可能是頭一個發現這個輕世傲物、特立獨行的“怪咖”，已經悠遊在他的理想世界之中，離開他鴻圖大展的日子已經為時不遠了。

## 黃公正

### 調和鼎肅 眾望所歸

我在飛鵬兩年，經歷過好幾個班長，可是對他扮演班長這個角色的印象特別深刻。時至今日，我仍然覺得他是我們永遠的班長。到底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感覺呢？仔細想想，應該是他體形魁梧、聲音洪亮，先天具有懾人優勢；加上他交遊廣闊、人緣超好，而且人如其名，處事公正，所以講話很有分量，具有一言九鼎之效。

他來自仁愛中學，有個圓圓的大臉，笑起來像個彌勒佛。行事穩重，給人有莊重大方、威嚴深沉、可以賦予重任的感覺。高一下代表本班競選全校模範生，順利地號召建中仁愛人大團結，戰術正確，一舉中的，成功絕非倖致。我想他的“大肚”與“大度”，早已獲得同學的認同和肯定，這是他能在班上這麼多成績優秀、IQ超高的傑出鵬友中，脫穎而出的最大原因。能被我們選為班長，絕非容易的事。他以好脾氣和高EQ領導飛鵬有方，使得本班始終一團和氣；對於凝聚鵬友的向心力，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不知道鵬友是否記得，高一時我們班有一大票人同時申請入黨，可謂轟動武林、驚動萬教，介紹人是教官和馬導。我曾和戴偉賓討論過為啥要入黨這事，發現大家的想法滿單純的：入了國民黨，好像有了個靠山，將來做起事來比較方便，沒人會來找你麻煩。黃公正和我應該都是在那時加入國民黨的，我自病後就和黨部失聯，搬過幾次家後，黨證早已不知去向。而他在台大依然活躍，聽說在大三時，已被選為知識青年第一黨部常委，想必他思想正確、忠黨愛國，極受黨部器重，是重點栽培的對象。不知現在他是否仍活躍於國民黨海外黨部？以他42年的黨齡的資歷，應屬大老級黨員了。

黃公正竟然會彈鋼琴，想不到吧！有一次在馬導家，他坐在馬立的鋼琴前，隨手彈出一段旋律。我們這才發現，他也有不為人知的才藝。後來聽人說：他父親是當時台灣最大的商

船“凌雲號”船長，家境很好，難怪他小時候學過鋼琴。

民國61年春，開學不久，我就因病住進中心診所，就在我即將轉往榮總時，台大鵬友聯袂來看我。那時我仍能起身走路，只是腿軟無力。正當我們聊得起勁的時候，載我到榮總的車子來了；黃公正扶持着我下地，並且夾扶我走下樓梯，送我進入車中。他是最後一個看着我走路上車的鵬友。一個星期後，我的病情急轉直下，從此再也不能走動了。

多年以後，當黃公正在伯克萊加大深造時，我醫技系有個同學的先生叫林鈺堂，也在該校攻讀LOGIC哲學博士，我曾托他代我向黃公正致意。此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我很懷念這位永遠的班長，不知他的近況可好？

## 許治行

### 橋牌高手 才思敏捷

建中好像有個傳統：每在校慶來臨前的一兩個月，各班就會想出各種點子，辦個籌款活動、募集經費，以把教室佈置得很“炫”，讓參觀的本校同學和校外來賓深感建中人的創意無限。高一時本班也有幾個同學，援引前輩經驗，設計了一種徽章出售，希望在校慶前，賺點外快。

這一年，我大姐在懷生國中擔任導師，她希望能給成績進步的學生，有個鼓勵象徵的小禮物。我想到國中生哪個不是以能進入建中為榮，能夠擁有一個來自建中人的東西，應會對他們起到鼓舞作用。於是向許治行等詢問：徽章是否還有存貨，當時還真怕他們已經賣光了，沒法向我姐交代。沒想到他們的產品銷路不符期望，許治行等人正為手頭上賣不出去的徽章大傷腦筋。他們聽了我的計劃，很樂意以成本價出清存貨，使我得以小錢便買到了頗有意義的禮物。後來聽我姐說起：得到徽章的學生都很高興，並很驕傲地佩戴在制服上。這個“雙贏”之舉，開啟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大門。

高三時，我弟弟進入建中，也不知道他怎麼會迷上了橋牌，經常流戀在橋藝協會。我弟腦筋比我好，學橋牌很有天賦，很快就在橋界嶄露頭角。但他不是個用功的人，常把學校課業置之度外，成績一落千丈；於是他更想在橋牌中獲得慰藉，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叫牌、打牌。我很想把他導入正軌，於是情商許治行和居龍出馬，參加我弟舉辦的橋牌賽，希望他們給我弟來個下馬威。萬萬沒有想到，許治行和居龍反而遭到我弟教訓：我弟那隊得到

冠軍，而他們只得了第三名。成績出來以後，只見許治行對我苦笑，連聲說有負所托。

自此以後我弟有如脫韁之馬，一心一意想要成為國手。他幾乎達到了他的目的：在他唸東吳大學會計系時，曾代表我國到日本參加國際賽，拿到過冠軍。然而，一如所料，他無法兼顧學業：大學念了六年，差點沒法畢業。30年後，我弟的兩個男孩分別來到美國，我問他們：你爸怎不教你打橋牌？兩人的回答都一樣：爸說打橋牌太花時間，念書的時候最好不要去學。而我的回答也總是：胡說八道，想當年我的兩個高中同學牌打得好、功課也好。頓時，我好像是個白頭宮女想起了天寶年間遺事，開始講起許治行和居龍的故事……

最後一次見到許治行，是在他家。大一開學後不久，聽說他因罹患急性肝炎休學在家，一群台大鵬友相約走訪他家。印象中他的氣色不錯，中氣也足，復原情況很好。我以為來年一定可在椰林大道上，與他再次相談。沒想到40年過去了，一直沒有他的消息，如果有機會聯絡到他，很想問問：別來無恙？還在打橋牌嗎？

## 居龍

### 英文奇葩 深藏不露

我們班有兩個同學，從高一起就擔任學校糾察隊員，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人我記不太清楚，好像是郭譽森。他們每天一大早就站在校門口，手中拿着個記事本，將服裝不整、頭髮太長、或遲到學校的同學名字登記下來。那時覺得糾察隊的配備很矬：頭上那頂很像憲兵的白鋼盔，以及配在胸口的流蘇，和我們的校服很不搭調。記得當年對於他們為什麼願意犧牲早自習時間、怎麼會對糾察隊感到興趣、當了糾察隊員有何好處等等問題有點好奇，但怕交淺言深，沒去向他問個究竟。

他的英文一級棒，每次考試成績，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和龔洪龍有得拼。也不知道他當年是怎麼學習英文的，總覺得他語言天分很高，憑着天賦，就能攀上外語高峰。平常看他常要練打橋牌、參加比賽，外務很多，好像沒花太多時間在英文上，不像龔洪龍那樣得靠勤學苦讀，才能保持一定水準。

高中時代，包括我在內，許多同學喜歡聽美國告示牌 ( BILLBOARD ) 上的西洋流行歌曲，可是我們的聽力太差，如果不看英文歌詞，根本就聽不懂那些歌手或樂團在唱些什麼。不過，居龍是個例外；他光憑耳朵聽，就可了解歌曲含意。想必他對英美歌壇頗有研

究。馬導顯然也是個西洋歌曲的愛好者，他曾說過若能在聽英文歌的同時，了解它的意境該有多好。馬導詢問大家，是否有人可為同學介紹歐美歌壇，解說歌曲曲意？沒過幾天，居龍就拿出一堆和英美當紅樂團有關的原文資料，並且講解起他們崛起的背景和相關訊息，真是令人佩服。

他和許治行是橋牌搭檔，常結伴參加校外橋藝比賽，成績斐然。就和其他多才多藝的鵬友那般，我一直不明白：他們怎麼能在有限的課餘時間裡，遊刃有餘地參與課外活動，並且能夠同時在學業和興趣上，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績？對於這些面臨聯考壓力，猶有餘力為己、為班爭光的鵬友，我這資質平庸之輩，在欽羨佩服之餘，只能望其項背，慨嘆不已！

## 黃崗

### 富於研究精神的學究

我和黃崗、戴偉賓、劉孝昌、吳雲平、周慶榮等座位在前的幾個矮個兒，有時會討論前晚看過的電視節目。記得有一部非常奇怪的英國科幻影集：男主角被困在一個小鎮，沒法和外界聯絡。每當他想要逃離困境時，就會有一個白色的大氣球突然出現，飄過來又飄過去，緊緊地跟在他後面。有好幾次他終於擺脫了這個大白球，搶到了一架直升機，很高興地飛到了半空，但是這架直升機卻突然不聽指揮，自動把他又給送回了原地。就這麼一次又一次的逃脫，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始終被困在這個不知名的小鎮。

他像個學究，富有研究精神；個頭雖小，中氣十足，很有主見。我記得他好像看出了什麼，發表了自己的心得。老實說我從頭到尾就沒搞懂這部影集到底想表達些什麼東西，但仍然假裝也發現了某些疑點，提出來和大家討論。我總覺得這影集令人一頭霧水，不知道主旨何在。不過影片中不斷地重複著“*I AM NUMBER TWO; YOU ARE NUMBER SIX*”這句話，想來必定隱含了某個秘密，大概和007一樣，跟情報員有關。於是在這句話上演繹發揮，說些自己也不相信的推論，似乎也博得大家認同。啊！年輕真好，不懂可以裝懂，讓人莫測高深。

高二時，班刊上有篇用英文寫的文章，是一個與福隆海水浴場有關的心情故事：白天走在白沙鋪成的福隆海灘，眼見潮來潮往，海浪起伏；入夜後聆聽海濤拍岸，環顧四週椰林婆娑起舞，海上船家燈火點點，恍如置身在空靈的境界，思潮不斷起伏，難以自己。究竟是

靜思沉澱，還是觸景傷情？在這種時空下，似乎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文章中用了許多對我來說過於艱深的字句；大概是在SAT或GRE中才能得見的罕見用語。我問旁邊的鄧屬予：誰會寫得出這樣高級的英文？老鄧毫不猶豫的回答：那一定是悶騷的黃崗。我乍聽之下有點吃驚，怎麼這樣形容黃崗呢？後來仔細想想，詩人不都也是騷人嗎？此文富有詩意，說他悶騷不無道理。不過我從未向黃崗求證過那篇文章是否真的是他寫的，但願有天他能釋我疑惑。

當年未曾去過福隆海水浴場，沒能體會該文想要表達的意境和旨趣。十年以後，我有個機會親臨其境；福隆的金色海灘、高聳椰樹、海上魚火，以及跨河大橋依舊。夜裡的福隆有種神秘朦朧之美，我突然能夠體會那種“江楓漁火對愁眠”的境界。如果能再看看當年那篇大作，或許能夠真正了解作者當年心境，從而悟出更多道理。

## 華傑

### 寧靜致遠 恬淡自得

他是高二本班推出的模範生，可惜受了飛鵬盛名之累，竟然使他成為各方嫉妒心理下的犧牲品，未能更上層樓，成為全校模範生。記得競選期間，周慶榮又編寫了一張“小報非報”介紹華傑。我在放學後拿了一疊到各班分發，碰到的人一聽到我是23班的，非常排斥，盡然連“小報非報”也不願一看。我等到絕大多數人已離開教室後，再到高二各班教室，用圖釘把“小報非報”釘在黑板右側的佈告欄上。沒有想到居然有個操本省口音的同學，語氣很不友善地說道：你不用費力了，你們班上的人不會選上的啦！顯然本班名聲太過響亮，已遭人忌，成為各班公敵了。我的親身經驗告訴我：建中同年級中，已不知道有多少人早就按耐不住，形之於色地想要給飛鵬好看。

可以說，他在競選活動還沒有展開前，已經受到太多人非理性的抵制。開票結果華傑拿了158票，只要再多個十票，他就可以當選。因為馬導曾帶領我和幾個同學到總務室驗票，發現第二名當選人，只得了166票。華傑輸在非戰之罪，在本班幾乎受到同儕一致抵制之下，還能排名第三，成為落選頭，已經很不容易了。

當我和龔洪龍在高三遭到教師、教官約談、打壓時，華傑因為是安徽籍，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日子過得逍遙又自在。他的大楷寫得很好，曾在高三代表我班參與書法比賽。當年我們仨人在分配座位時，故意選在後座臨近處，彼此好有個照應。他的座位緊靠窗

口，是倒數第二個位置，我常看到他氣定神閒的在練毛筆字。

坐在教室後面，就會碰到一些趣事。比方說：丙組學生完全不重視物理，但也有些怪咖，物理學得不錯，每每在月考或期考時，喜歡幫助大家。他們會把答案抄在小紙條上，傳給同學分享。結果每次考試，我們坐在後排的，都會收到五六種解答不一的小抄，讓人無所適從，不知道究竟哪個答案才是正確的。

高中畢業時，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送了我一本梁實秋的英漢字典，扉頁寫着：“念三載同窗願甘苦共嘗”，讓我有點受寵若驚。來到台大後，雖然我們都在農學院，可是沒有在同一間教室上過課；不過我仍常在研圖碰到他，記得還和他討論過有機化學中“同分異構物（ISOMER）”，我們討論了它們的分子結構和異構物數目的問題。華傑好像沒有很大的企圖心，為人處世相當謹慎。想來他在職場上，一路走來平靜無波，沒有經歷過什麼大風大浪，是耶非耶？

## 王其國

### 允文允武 動靜皆宜

還記得高二23班教室黑板上方有兩塊配了鏡框的書軸，上書“技藝超群”？這是他的光榮戰績，也是我們的驕傲。當有一天早上進了教室抬頭仰望，居然不見它們的踪跡，相信許多同學和我有同樣的心情：一種形容不出的失落感。

他的圍棋下得好，曾得到建中圍棋比賽第一名。他的排球也有校隊水準，托球、做球、殺球技術一流。顯然是個行事穩重，文武兩全的人才。多才多藝的他屢屢為我班爭光，是我仰慕的對象。可惜他人高馬大，離我座位太遠，平常少有來往，只記得和他打過一次排球，被他殺得潰不成軍。

雖然我們在高中時期少有交談機會，不過同是鵬友，在他大四時，我常去麻煩他。事源於我大二復學後，必須再修物理實驗。我因久坐輪椅後腰疼痛厲害，需要先回家休息一段時間，才能趕往醫學院繼續下午的課程。然而在校總區上完實驗後，我只有一個小時空檔，既要搭車回家、又要吃完午飯，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上了幾次課後，我發現課程安排對我很不理想，所以要求帶課的物理系助教（一個大四僑生），讓我早半個小時離校；可是這人不肯通融。後來我找王其國幫忙，請他代我說項，換個了班級。

王其國在我物理實驗期末考前一天，請了一位曾和我在成功嶺一起寒訓的敖先威同學到我家裡，幫我複習期末考試。敖先威教得真好，第二天到了考場，我很快地答完考題，第一個繳卷。考後曾經問過王其國成績如何，他說監考的那人，也是他同班同學，已在考場看過我考卷，說我大部分都答對了，分數應該不差。萬萬沒有想到，物理實驗分數出來後，我只得了61分。

原來我的成績仍然操在那個僑生助教手上。此人不滿我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就轉班，並沒有把我的選課單交給我轉班的助教，所以實際上，我還是他的學生。他是存心要整我，如果我的物理實驗期末考沒考好，肯定被他死當了。此人名叫X君逸，比王其國高兩屆，可是功課太差，連留兩級，從王其國的學長變成了他的同學。君逸這名字多麼雅致，可惜心地太過齷齪。多年以後，我讀了許多醫學和心理學方面的書籍，方才了解：這是個因為自卑感太重，反而變得自大，喜歡靠著掌控別人的命運，來證明自我的價值，是一個潛在的精神病人。顯然當年我是在他變態心理下，成為他公報私仇的犧牲者。事隔多年，我很好奇，此人下場究竟如何？

## 李建正

### 能歌擅唱 通權達變

他咬字清楚、歌喉出眾，是建中合唱團團員。曾看過他穿着正式禮服，準備參加歌唱比賽。只見他剪了個整整齊齊的短髮，白色的上衣衣領配了個蝴蝶領結，正經八百地，有點令人發噱。我很羨慕他的歌唱才華，因為我小學、初中時都是學校合唱團團員，唱的是中音；經過了變聲期，音域越來越窄、成了中低音，因此得不到金老師的認同，連想和大家一起參與學校的合唱比賽都沒分，心裡有點「鬱卒」。

他肯定是本班足球隊員，可是我卻記不得他是前鋒、中鋒，還是後衛。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班上幾個同學在側門練球，由他擔任守門員。我接到了侯展文傳來的一球，盤球接近球門時，他離開球門想要攔截我，卻被我的假動作所欺，失去平衡；我閃過他後，踢進了我這一生中唯一的一球。

畢業以後，在鄧屬予擔任同學會會長的時候，我襄助小鄧任司庫，向分佈在北中南各校的鵬友收集班費。我委託吳雲平代向成功大學諸友收費，沒想到他回報說沒人肯繳班費，因

為李建正領頭反對，態度堅決，決不妥協；別的同学有樣學樣，所以他也不繳。我和吳雲平說：好歹你就給個面子、捧個場吧！他卻回我：如果李建正繳、我才繳。

坦白說，我有點不相信吳雲華的話；我覺得委託人非但不帶頭繳費，還拿李建正當擋箭牌，實在不像話。不過，我想到了「那一球」：難道李建正是因為“他守門、我進球”的緣故，不肯繳班費？不會吧？不管怎樣，我決定「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於是在大二寒假，約了吳雲華走訪李建正。

道了來意，他的態度完全和吳雲華說的不一樣，非但客氣得很，而且很爽快地掏出錢來。我們在他家相談甚歡，本想和他再多談談、深入了解他對同學會的期望和想法，以便我和老鄧能更好地為鵬友服務。可惜他家不大，有個妹妹在不遠處的一個桌子旁讀書，聽吳雲華說她是北一女高材生，再過幾個月就要參加大專聯考了，我怕打攪她，不敢久留。

在李建正送我們出門的時候，吳雲華居然不知趣地調侃他：你不是打死也不肯交班費的嗎？這話一出，李建正立刻面現窘態、表情變得非常尷尬，只見他趕緊把吳雲華拉到一旁，向他抱怨：人家都已經親自到我家裡來了，你還這樣...

「見面三分情」，這話一點都沒錯！寒假過後沒多久，吳雲華就把成大鵬友們的班費給寄來了。

## 戴偉寶

### 陽光青年 翩翩紳士

我總是叫他DAVID BEN，心裡想的是：他父母莫非有先見之明，早已為他取了個洋名，知道有一天他定會留學美國，不必再另外取個英文名字。

他住在北投，某次邀請我、黃崗、吳雲華等同學到他家小聚。他家院子有棵葡萄樹令我印象深刻，那一串串結實纍纍的葡萄，令我垂涎欲滴，真想摘些嚐嚐；可是戴偉寶說裡頭有蟲，不能吃的。那個年代，葡萄很貴，而且不容易見到；我雖然有些懷疑，他們是想把這些葡萄留下來釀造葡萄酒，但也不好追問：如果真的有蟲，何不早點把他們摘了扔掉？

我們在他家吃了一頓公筷母匙的午餐；席間戴偉寶很是為他家的衛生觀念感到驕傲，問

我家中是否也是如此。我回答他：家裡還有老人家，這樣分食會使他們傷感難過的。有些做法我們明知是對的，但還是得看情況而定；年長者已經察覺到和我們有疏離感，如果還嫌他們不衛生，定要各自分食，我覺得對他們是一種無形的傷害。

不記得是飯後還是飯前，我們一行人爬上了戴偉賓家附近的小山，山雖然只有兩三百公尺高，我卻感到有些吃力，可見體力是差了點。我從來就不是智者，卻希望成為一個仁者，而我一直非常喜歡花草樹木，更想常能進入山區，親近大自然。眼見滿山綠意盎然、風光怡人，呼吸着充滿芬多精的山氣，整個人的心情立刻舒暢起來，心胸也為之開闊不少，當時真的很羨慕戴偉賓家附近有這麼一個小山可以修身養性。

建中有三大化學名師，排名居首的是個女的，好像叫盧世蕓。高三時，DAVID BEN在她那兒補習；有時他會拿盧老師的練習題或小考題目，讓我做做。我高三化學老師是許瑞蓮，也是三大名師之一；我從他們兩人的出題風格，發覺盧世蕓太過注重細節，反而忽略了整體觀念的重要性；不像許瑞蓮講究解題技巧，一步一步地從觀念導出答案，可以不變應萬變。

我和DAVID BEN可謂君子之交，想起他叫我做化學題這段往事，便會想起過去十年，我在美國教過幾個晚輩高中化學、大學普化、有機化學和生理化學。感覺從不同的方向切入同一個主題，對於活絡思路，助益很大。戴偉賓是化工專家，對此想必有深刻體認。

## 胡記蓬

### 飛鵬永遠的指揮官

紅花雖美，但要綠葉襯托。胡記蓬熱心公益，經常扮演綠葉的角色。高一時，他是我們的音樂指揮，很起勁的教導我們熟悉他的手勢；本班得以進入歌唱決賽，他居功厥偉。到了高二，他仍然是本班指揮的不二人選。

胡記蓬也是連續兩年，本班在校慶拔河比賽時的指揮。兩次比賽時，他都揮舞着旗子，高喊着：一、二、拉，一、二、拉... 對於本班奪得冠軍，貢獻很大。鵬友可能不知道：高一26班的表現在師長間可謂有口皆碑，聲譽日隆，但在同儕間早已遭到排擠，成了各班公敵。即使到了高二，我們改了班號成為23班，各種明槍暗箭，仍然不時朝向我們射來。如果大家還記得高二拔河決賽，本班並不是兩戰皆捷，而是在第三次拉拔時，卯勁全

力才獲勝的；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第二場我們是怎麼輸的？

知道這事真相的大概沒幾個人，而我正是其中之一。當年像我一樣個頭瘦小的鵬友，在拔河比賽時，只能在一旁搖旗吶喊、捧個人場。我清楚地看到：對手輸了第一場後，在換邊再戰時，有幾個站在對方繩子後面觀戰的別班同學，在哨子還沒響起前，紛紛偷偷地上場、換下了好幾個人。所以，我們第二場的對手，已經是個聯隊了。面對對方的生力軍，我們第二場輸在他們的卑鄙無恥。好在鵬友的默契比對手強的多，再加上對方的“援軍”到了第三場，力氣已經使盡，我們最後還是贏得了這場「不對稱」的比賽。我後來曾想過：如果我們輸了，我一定會出頭檢舉對方作弊。

我一直覺得胡記蓬是個性情開朗、非常陽光的人。可是聯考以後，再見到他時，卻覺得他神情落寞、神采不再。我曾在新生南路聖家堂前碰到他，並和他談過話，他說很不滿意聯考結果，決定明年重考，以後會常到聖家堂來溫習功課。不記得重考後他進了哪個大學，以後從事哪個行業？不過只要想起了他，便可依稀見到他那舞動雙手、起勁指揮的模樣。

## 夏壽民

### 動如脫兔 靜如處子

他的籃球技術已達校隊水準，打起球來和唐齊亮的默契極佳，可謂本班的“雙塔”。他的彈性超好，我曾看到唐齊亮一個高空傳球，他拔地而起、接住球後，就在空中挺腰投籃，只見這第一時間出手的球，刷的一聲，進入籃筐，整個過程一氣呵成，漂亮極了。這一幕印象太深刻了，至今仍然清晰，如在眼前。他是一個紳士型的球員，看他行雲流水般的運球、接球和傳球，舉止輕鬆瀟灑，令人有種賞心悅目的感覺。

夏壽民和唐齊亮是某籃球隊的隊員，倆人經常結伴參加校外比賽。想必是請假過多，給馬導知道了，有些擔心他們因此耽誤了課業，所以曾明示、暗示地希望他們能退出球隊、專心念書。當年我是認同馬導觀點的，覺得花費那麼多時間在打球上，太可惜了。這當然是因為我的能力有限，光應付功課已是焦頭爛額，沒有餘力從事課外活動；想當然爾的也以為別的同學分心從事其他活動，會跟不上學業。一直要到我來了美國，耳聞目睹美式教育後，才能體會：他能同時兼顧學業和興趣，是多麼的可貴。

可能是因為馬導的反對，以及某些同學們並不認同他缺課打球；我總覺得他經常流露出寂

寞的眼神，而且臉上也常帶着蕭索的倦意。我們都是在傳統的教育制度下成長，表面上強調五育並進，可是在聯考的壓力下，大家首重智育；很少有人了解：課業和興趣是可以兼顧的。多年以後，我真正明白了：學生在繁忙的課業之餘，適當地從事休閒活動，不僅對身心健康有莫大助益，還會促使他們加倍努力學習。我想夏壽民在教育自己小孩時，回憶起他在建中種種往事，一定能讓他兒女在一個健康快樂的環境中成長。

## 潘犀明

### 拼命三郎 奮不顧身

我對他記憶最深刻的是高二校慶時、那場決定性的拔河比賽。本班是上一屆拔河冠軍，可是這次我們和對手比成平手，必須進入第三場拉拔一較長短。只聽口哨聲一響，他便使出了渾身力氣，拼了老命式的往後直拉。

本班“重量級”鵬友很多，但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場拔河賽，我只記得他齜牙裂嘴、滿頭大汗的樣子。比賽結束，我們衛冕成功；可是他的皮膚好像給磨破了，只見他看着通紅的雙掌，眉頭緊皺，這一幕當然令人難忘。可是我至今仍然感到非常奇怪，為什麼幾十年後，只要一想到他，腦海裡立刻清晰地、浮現出他那用盡吃奶力氣拔河的身影。

他是班上的足球前鋒，踢起球來好似拼命三郎，往前猛衝，很是勇猛。高中時他的頭髮很短，老是理個三分頭，我想是因為他很怕熱，短頭髮既清爽又方便。不過，在足球場上，他頂球的功夫也很要得；常見他那圓“頭”撲撞另一個圓“球”，那只足球就飛落到了老遠。

曾在和平東路和他不期而遇。當時我的車子停靠在和平東路一個公車站牌前，我坐在車子裡，正等著司機在附近一家外文補習班，幫我買一套美語會話教材。沒想到有個在等公車的人，走上前來攀談，讓我吃了一驚。這人叫了我的名字，還告訴我他在念交大研究所；而我沒認出他到底是誰，只好隨便敷衍兩句。一直到我回家以後仔細回想，才想起原來是他，頓時感到非常難過，怎麼會沒認出他是潘犀明呢？難道是因為他的頭髮長了、樣子變了？遺憾的是，當時沒有留下他的電話和住址，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向他說聲對不起。雖然現在說抱歉為時已晚，但我還是希望他能接受我遲來的歉意。

## 包宗和

### 博學多識 口若懸河

我的學號是61321，他的學號是61320，正好在我之前。生物實驗課我們分在同一組，可以看得出來他的興趣不在自然科學，是一個很早就知道自己興趣所在和志業方向的達人\*。他在高二就轉入社會組，自是在情理之中。

以前的他非常內向，說起話來總是囁囁嚅嚅的、欲言又止，非常靦腆。完全沒有想到幾年以後，他能談笑風生、鞭辟入裡的面對大眾，侃侃而談。曾在電視談話性節目中，看他引經據典、分析論事，不僅條理分明、絲絲入扣，而且態度謙和誠懇，讓人不心服也難。

記得他曾說過，參加台大健言社，大大的提升了他的口才和社交能力；他並極力推薦我們加入健言社。我在大一時，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課業上，以求轉系成功，所以沒有參加任何社團，以至於現在口才還是很差，經常詞不達意，很後悔當年沒有聽他的話。

他在大二已經嶄露頭角，成為台大政治學會風雲人物。我曾參與該會舉辦的聚會活動和期末舞會，只見男男女女個個衣着光鮮亮麗，彼此之間很會social；他在其中穿針引線，極其活躍，不愧是政治系的高材生。

我們都是他成長、成熟的見證者。他從不敢啟齒到口若懸河，從政治系教授到社會科學院院長，乃至副校長；他的努力有目共睹。想必台灣的鵬友，經常可在電視、報章、雜誌上聽到、看到他的言論和文章。他那不失學者風範的胸襟和氣度，一定令大家折服吧！但願這位謙謙君子能更上層樓，繼任台大校長，進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為我們多難的社會和國家，貢獻更多心力。

（註：「達人」意為：通達事理、明德辨義的人）。

## 唐齊亮

### 球場達人 運動先生

他籃、足、排球都打得好，耐力十足，是個全能選手。高三某星期天，我到建中自習，突然看到一群人在校門口集合。只聽一聲號令，他們開始在學校馬路旁的紅磚道上跑將起來。

我問了旁邊同學，才曉得建中體育組，正在選拔3000公尺中距離賽跑選手，代表本校參加一年一度的北市高中田徑賽。參賽者必須繞著學校跑上兩圈，先取前15名為候選者。結果非常可惜，唐齊亮是第16名。雖然他沒入選，但我對他體力之充沛，印象深刻。

他在高一高二和夏壽民同是某籃球隊隊員，經常參加校外比賽；而在本班班隊中，他和夏壽民兩人是我們的台柱。他的外號叫“唐老鴨”，可是打起球來，拼勁十足，既不「老」，也不「鴨」。曾在台大籃球場上看到他大展身手：那是台大校慶期間，法商學院各系比賽籃球；他參與的那一隊，似乎是個雜牌軍，隊員之間連彼此名字都叫不出來。只見他的隊友拿到球後，運球進攻時，看到唐齊亮一馬當先，已經快要衝到對方籃下了，就把球從老遠處丟給他，一面大叫“喂！喂！”我們的唐老鴨居然知道隊友叫的是他，轉頭一看，球已快傳到他頭上了，只見他躍身接球後，一個箭步就到了球場底線，在離球框還有段距離的邊線處，他出手了：一個左手勾射球，居然就以90度角的大弧度拋物線入網了！這一球進得太漂亮了，絕對有國手水準，而我這才知道，原來他是個左撇子。

唐老鴨的足球也踢得好，速度快、腳勁強。有一次體育課，我們踢足球的分成兩隊，他一個大腳，從中場把球直接踢向我方球門。眼看着球落地後即將彈跳進門，我們急得大叫守門的喻冀平接球，連喊了好幾聲，終於引起他的注意，及時把球擋了下來。這一幕我忘不了，沒想到他的腳和他的手一樣靈光。

## 郭譽森

### 將相之器 經濟達人

當我們拿起報紙首先選看社會版新聞的時候，已經聽說他看報是先看財經版的。這人很有商業腦筋，點子奇多。不知鵬友可還記得：高二某次班會時，他提議在我們教室裝個冷氣機。他分析了冷氣機對我們在炎炎夏日讀書的效益，認為電費可由大家分攤，等我們畢業後，打個折扣把它賣給學弟，還可回收一些成本。這是個多麼富有創意的構想！本班無異議通過，可惜馬導向校方反映我們意願卻被打回了票，說是沒有前例可循，怕遭人物議。現在台灣許多高中都已裝了冷氣機，郭譽森的觀念顯然超前時代太多，沒法在那個保守年代得到主事者的青睞，我為他有志難伸而抱屈。

上了大學以後，少有機會碰到他。大一暑假，有天在椰林大道遇到他，不記得為什麼我們談到了許多同學在暑假當家教、賺學費的問題。他好像深怕別人誤會他無所事事，特別跟我強調：大家應該把握暑假良機，多讀些好書充實自己，而不是把時間浪費在賺錢上。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因為我就是每個寒暑假裡，看了許多生物、遺傳和化學方面的課外讀物，感到非常充實而有收穫。以後在開學修習相關科目時，總是心領神會、得心應手。

幾年後，得知他不用服兵役，很快出國留學，受業於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立曼門下，號稱“芝加哥小子”。他出了幾本經濟、金融方面的教科書，是大陸頗具知名度的經濟學者，我很欽佩這位學有專長、學有所用的鵬友。

## 葉英芳

### 靦腆少語 舉止內斂

高二時，當化學課上到和物理化學有關的部分時，我聽不太懂吳德堡在說些什麼。班上很多同學也和我一樣，不是很懂物化。那次月考，大家的化學成績都很差，唯獨葉英芳一枝獨秀，分數在90分以上。我對他能搞懂這麼困難的理論，很是欽佩，非常想向他請教；可是他超級內向，很少看到他和同學互動。

我曾問鄧屬予和他熟不熟，老鄧搖搖頭。沒想到很快就有一個認識他的機會：有天他不小心打破了一個玻璃杯，碎片四散，他有一點不知所措。我從小在班上擔任的幹部不是總務股長，就是服務股長，對於打掃教室很有心得，立刻把握機會主動示好，幫他把四散的玻璃屑清理的一乾二淨。從此以後，我就多了一個化學老師。以後逐漸了解：雖然他不善表達自己，容易讓人感到不敢高攀；但只要我們主動釋出善意，就會發現其實他非常樂於助人。

我以為他化學這麼好，一定會讀化工系，沒想到放榜時看到他進了台大機械系。以後在椰林大道上碰到他，我們也會寒暄一番。畢業後再也沒聽到過任何有關他的消息，時間一晃40年過去了，不知道他近況可好？

## 徐潮君

### 長途賽跑的勝出者

印象裡他的身材壯碩，長得又高又大，所以踢起足球來，可以把球踢得又高又遠，是個標準的大腳。通常我們只在足球場上較有互動，進了教室，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少有交談機會。

我記得他在成大就讀，我和他應該沒有機會在台大碰面。很奇怪的是在我大四時、所有課程都在台大醫院檢驗大樓完成的，卻不記得是在何時、何地碰到了他，並和他有過短暫的談話。現在我已完全記不得和他說過些什麼，可是我卻記起他曾告訴過我：申請到了耶魯大學。我那時實在很土，只知道哈佛是美國第一名校，不知道耶魯和哈佛齊名。能進耶魯，那是件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可是我當時實在是有眼不識泰山，對這消息反應冷淡，沒有道聲恭喜。記得他的表情有點不大自然，我卻還沒意識到是怎麼回事。後來想起馬導曾經說過：“人生就像是一場長途賽跑，在開頭的幾圈裡，我們落後了，沒有關係；只要堅持下去，焉知我們不能在最後一圈迎頭趕上？”以後我了解了：徐潮君正是馬拉松賽、進入最後衝刺群中的一員。當年他是在和我分享他的喜悅，而我那麼不解風情，有愧鵬友一族，應該向他道歉。

## 王繼國

### 話不修飾的老實人

他和侍台平的個頭差不多，都屬於矮個子，照理說我應該和他們常有往來。可是現在我卻想不起來，我和他們之間是否有過互動。我猜想可能是王繼國和我分別坐在教室的左右兩邊，因而少有講話的機會。

記得高二足球比賽，當本班在第一場就以1:3被淘汰下場時，我對在一旁觀戰的他自嘲地說：沒吃午飯、跑不太動。他聽了我的話，表情顯得大大的不以為然，然後回了一句：難怪。好像本班的慘敗和我有很大的關係。

聽到他的回話，看到他的表情，讓我不禁苦笑。其實，就算我吃飽了飯，體力再好也無濟於事。因為我的球技太差，本來就是濫竽充數。平常在體育課時，跑跑跳跳的好像還算神勇，正式比賽，立刻露餡。難怪他會反射性地流露出真正的感覺：我踢起球來、有氣無力的，哪像個足球隊員？可是，輸了球，又累又餓的黯然下場，沒有聽到鼓勵的話語或安慰的掌聲，哪能不沮喪？

他也許和我說過許多話，我都不記得了。可是那短短的話語和表情，我卻至今難忘。所以啦！做人不要太實在，有話不要衝口出。否則的話，40年後，在我的回憶裡，竟然只記得那有點挖苦人的兩個字，就太不上算了。王繼國，你說是嗎？

## 龔侃

### 忍讓謙和 平易近人

從他的名字就可想見，他的父母希望龔侃將來能侃侃而談。可是我看他的口才和我差不多，講話以前總要想了又想才敢開口。他的背總是挺得直直的，就連踢起足球來也是上身不動，好像個紳士般的在球場上「追、趕、跑、跳、碰」。

龔侃做事相當執著認真。聽金甘霖提起：高三軍訓課時，在到三張犁靶場正式打靶之前，大夥兒必須先在學校拿把三八式步槍、趴在地上、瞄準二十公尺外靶紙上的紅心，以便和拿靶紙的同學來個三角定位，校對準星的高度與角度。三次定位畫出的三角形越小，表示瞄得越準。當金甘霖已經不耐煩的隨便比劃兩三下子，就起身在旁休息之後好久好久，只見龔侃還是鏗而不捨的趴在地上，堅持一定要“瞄準”目標，一槍“中的”。

高三時我們一起在沈老師家補習英文，他總是把老師交代的作業，準備得很紮實。他背英文單字的功夫比我強，沈老師抽考我們時，他總能很正確的把英文字給拼出來。看得出來他和我都是屬於那種天資不高，必須靠努力來彌補的人。因為他學英文比我用功，為了不要太丟臉，我也只好多花一點時間在英文上了。我很慶幸在轉到丙組以後，還能和他這麼“龜毛”的同學一起在沈老師門下受教。

## 毛伯彥

### 獨善其身 何須千古

也許是因為毛敞太優秀了，我忽視了另一位毛姓同學的潛力。聯考放榜後，看到榜單上兩毛名字都出現在台大電機系，有點訝異。

在台大時感到許多鵬友們在為未來的理想努力打拼的時候，仍然很關心班刊編務和同學會聯誼等事誼，而他對這些事似乎毫不關心。我念的植病系有很多堂課是和植物系一起上

的，每次看到他，總是在教室門口，等待某個植物系女生。當時我覺得很不以為然，認為他對飛鵬之事不聞不問也就罷了；好不容易進入了第一志願，卻不好好珍惜，竟然在大一就追起女生來了。所以我看到他時，對他沒有好臉色，而他也毫不在乎。

多年以後，我的思想比較成熟，已能了解：每個人進入大學，都有他自己追求的目標和生活的方式，不是人人都應該以課業為重的。他和我的生觀不同，我用我的價值觀來衡量他，是我的不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都已成為天涯淪落人，不知道他在回憶起當年鵬友間的情誼時，能無憾乎？

## 朱安麟

### 十七歲叛逆的憤青

他身材又瘦又高，坐在教室後面，我們幾乎沒有往來，可是也不知為什麼，一想到他，腦海裡就會出現他那“憤青”的一幕：左手握拳，右手掌心拍擊左手，發出“碰”的一聲。

高二音樂考試，每個人都要上台高歌一曲，他老兄一唱完歌，就怒氣匆匆的下台，比出那個手勢。我轉身向百曉生鄧屬予打探：那是什麼意思？老鄧說這是個不雅的舉動，除了表示輕蔑，還有其它含義，最好不要知道。所以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搞清楚，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說實話我也不喜歡金老師。覺得她脾氣古怪、難以捉摸，總以自己是女高音為傲，看不起其他音樂老師。她甚至批評起我們當年歌唱比賽，只是合唱、而沒有二重或三重唱，居然也能混進決賽。如果她活得夠久，看到「小虎隊」就是以合唱紅遍海峽兩岸，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 徐祖壽

### 循規蹈矩 文質彬彬

他是個老實人。初中念的是私立中學，好像是再興或復興中學，所以不像從小都是從公立學校打混上來的我們那麼調皮搗蛋。他為人隨和，思考和行事絕不踰矩，是個典型的乖乖牌。看他外表，就像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樣。

他到過我家，看到我書櫃上有個溫度計，很好奇地問：為什麼你房間有個溫度計？我說每

天出門會先看看氣溫，再決定穿幾件衣服。他居然對此大表嘆服，認為我養生有道。在那個沒有氣象預報的年代，我根據溫度來增減衣物應該沒錯。嘿嘿！可是沒想到不過半年，我就因為感冒持續一個月不愈，抵抗力大降，以致病毒侵入脊髓而癱瘓。我猜徐祖壽聽聞我病倒，一定非常訝異。我只能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句老話，誠不我欺。

## 謝孝昌

### 青春永駐的質樸少年

此人講話有點吞吞吐吐的，顯得自信心不夠，不過看起來一臉乖巧，是個好學生的樣子。他的資質應該和我相差不多，但我臉皮比他厚，敢於主動交友，所以我的朋友比他多。

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臉上老是冒出青春痘來。那時覺得有點奇怪：天氣也不是很熱，怎麼他老是冒汗，三天兩頭看到他，額頭上就多了幾顆青春痘。直到我的醫學知識比較豐富以後，才了解這是因為壓力太大，引起自律神經失調的一種現象。顯然他對自我要求是很高的，無奈周遭高手太多，再怎麼努力也比不上那些優秀的鵬友啊！我見機得早，轉入丙組。不知道他到了大學，青春痘是否不藥而愈？

## 陳望平

### 道貌儼然 難以高攀

看到他時，總好像見到一張撲克老K：臉上流露出嚴肅的表情，讓人不由得生出一股敬畏之意，從而不敢上前高攀；所以高中時我好像沒和他說過幾句話。

現在完全記不得我在大二，怎麼會有一兩堂課和地質系在相鄰的教室上課，而我在課前課後一定會過去串門子。他還是和高中一樣「酷很大」，令人難以親近。我問鄧屬予為什麼他老是不苟言笑、獨來獨往的？據鄧屬予說，陳望平胸有大志，精力全都放在課業上，功課很棒，將來一定會出國深造。後來的發展果如老鄧所料，到底他們同窗較久，對他有深入了解。

## 穆椿龍

### 個性隨和 笑臉迎人

他的聲音沙啞，我猜是在初中轉音時期，他的音樂老師疏忽了，沒有提醒學生，不可高聲

喊叫或大聲唱歌。記得我在大安初中合唱團的時候，兩位指導老師都警告我們：不要唱高音，以免傷到聲帶，將來講起話來聲音變粗。兩個老師其中之一叫鄒忠禮，後來進入演藝界，藝名鄒森，想必大家聽過他的大名。

記憶裡的他是個沒什麼心機的人，開口講起話來總是嘴角帶笑，個性相當開朗。可惜他的座位離我較遠，沒能和他深入交往，現在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 侯展文

### 生性樂觀 不伎不求

本班足球隊長。個性非常隨和，是個沒有一點脾氣的人。他很會鼓勵人。我的位置是後衛，但體力不濟、球技太差、常有失誤，他從不說什麼；偶有佳作，卻不吝美言幾句，不愧是我們的隊長。

本班足球踢得好的沒有幾個，侯展文是其中之一。他盤球技巧不錯，過人乾淨利落，傳球也有一套，可惜獨木難支大廈，本班足球隊被我們幾個「爛咖」給拖累，以至於在足球比賽中，他始終沒法大顯身手。我想身為足球隊長的他，心情始終有些「鬱卒」吧！

## 胡孝權

### 熱情好客 一箭穿心

他是最早邀請我們到他家聚會的鵬友。好像在高一上學期開學沒多久，大家還不是很熟的時候，他已經吆喝同學們上他家坐坐了。印象中他家還蠻大、滿豪華的，他當時好像還有個念小學的妹妹，在一旁玩耍。

他的速度快、腳勁強。高二足球班際比賽時，對方在30碼罰球線外犯規，侯展文派他操刀，他那一腳真是驚人，隔了那麼老遠，對方守門員還是無力撲救：他射入本班在正式比賽中唯一的一球，結果比數1比3，我們輸了，但是靠了他那一腳，不致臉面全失、掛零收場。

## 李作斌

### 南人北相 性情豪爽

本班以江浙人為主，不知道他是否是北方人，開口字正腔圓，聲音洪亮，說得一口標準國

語，沒有一點江南口音。記憶中的他，個性耿直，得理不饒人。

如果我沒記錯：他有個晚輩，好像是外甥女還是姪女什麼的，在我們大一時是李方屏的女友。有天倆人相見，這李見了那李，李作斌說你該叫我什麼？只聽到李方屏說：「沒有話講，我是心悅誠服地稱你一聲長輩。」事過境遷，我很好奇結果如何：李方屏和李作斌他們倆最後有沒有成為親戚？

## 王德林

### 行事低調 力爭上游

他的體力好、腳程快，是本班足球中鋒。通常我們組隊踢球時，我是後衛，只要把球踢給他，就算完成了任務，也不管傳的好不好。所以，最常看到的場景是：他苦苦地追趕我亂傳給他的球，有苦而難言。

他父親好像是建中教職員，所以家就在學校附近。我在考進台大植病系昆蟲組後，聽說他姐姐是我的學姐，就到他家去拜訪求教。聽他描述他姐姐一看到蟑螂，便會撲上去用手蓋住它，然後滿意地說：又逮到了一隻德國蟑螂。我感到他姐有夠厲害，不愧是唸昆蟲的料，而我看到蟑螂只想把它打死，那時就覺得我還是趁早轉系為妙。

## 金台生

### 鐵口直斷 機關算盡

他來自基隆，好像每天得通勤來校。高一時在生物實驗室，一個不小心把顯微鏡給摔到地上，結果鏡筒凹了進去，接目鏡沒法進入鏡筒；實驗室管理員要他找人修好或賠個新的。那時顯微鏡好像都是進口的，壞了沒地方可修；買個新的，他又負擔不起。我看他急得要命，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馬導出面，幫他擺平此事，沒讓金台生破費。

金台生在高二，突然喜歡看人手相、給人算命。班上不少同學都讓他算過命，不曉得準不準。我有些好奇：不知道現在他在公餘之暇，是否還在幫人算命？

## 張堅毅

### 虛心求救 敏而好學

我一直覺得他的名字取得好，只要面對困難和挫折時，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必定不會輕言

放棄。所以儘管他是個高個兒，我們之間互動機會不多，我對他還是有些印象。

記得在高二時我買了本數學參考書，他看到之後問我這書如何，我隨口回他：很棒。沒想到幾天後，看到他手上也有那本參考書；不久後，又有幾個同學跟進。想到我的數學最差，哪有資格評價好壞；如果連累他也沒把數學學好，那我的罪過可就大了。我到現在仍然有點罪惡感，不知當年他聯考數學成績如何？

## 俞小龍

聰明外露 智慧深藏

他額頭很高，顯得聰明過人，但好像不太參與各項活動，平常話也不多，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曾在電視上一個60秒搶答益智節目中，看到他的勝出，一舉奪得600元。雖然最後沒能衛冕成功，我卻滿佩服他敢於拋頭露面、面對鏡頭。

我和他不熟，間接聽人說起：他舉止穩重，思想敏銳，是個深思熟慮的學者型人物。看看他在鏡頭前沉穩的表現，就知道：如果沒有豐富的常識、靈敏的反應、過人的膽識，哪敢參加什麼益智比賽？鵬友評價，誠不我欺。

## 易惠南

拙樸木納 如沐春風

他和人說話總是笑臉迎人、態度誠懇，和徐祖壽一樣是個乖乖牌。印像中的他，老實木訥、不多話，典型的苦幹實幹型。依稀記得我們前排矮個兒在下課聊天時，多半也有他的分，不過他聽的時候比較多，只是偶爾「參一腳」發表意見。

現在已完全不記得曾和他討論過那些話題，但他那未語先笑、幾近靦腆的樣子，還是深植我的腦海。

## 石立誠

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

一看到這名字，就想起他那圓圓的臉，胖胖、壯壯的身材。張子良老師說得真對：看一個人的名字，有時就可了解他的個性。石立誠就像只聳立的石敢當，誠誠懇懇的觀照四方。

他好像蠻喜歡拍照的。記得高一校慶當天，他帶了個很高級的照相機，四處獵取鏡頭。正當我在教室裡留守、招待上門的本校和他校學生時，他突然衝了進來要我幫忙。只見他脫下了夾克，把相機放在裡頭，要我把夾克四週拉好、不要讓光線透入。只見他把兩手伸進夾克，三兩下就換了一個膠卷。然後說聲謝謝、拜拜，又跑出去照相了。

## 高何吉

### 龍困淺灘 難突困境

他的台灣國語令人印象深刻。雖然我們彼此常有交談，但一定不是什麼交換學習心得或人生經驗之類、比較深入的話題。我只記得，他的態度滿謙遜的，但卻已記不得我們曾經談論過什麼。

他在我們這個以江浙人為主的班裡，朋友不多，應該是比較寂寞的。我還記得他那露齒而笑的樣子，只不過那是不是苦笑，就不得而知了。正如同華傑、龔洪龍和我轉到了絕大多數是本省籍的丙組班那樣，我們在那兒一點也吃不開。他高二轉到本班，我想我能了解他的心情和處境。

## 陳士隆

### 一板一眼 做事踏實

他和高何吉一樣，在高二才加入本班。他有隻眼睛曾受過傷害，和他面對面講話，我常擔心注視他的雙眼會令他不快。不過他好像並不在意外表，不會讓人感到他有自卑感，這點足以做為我的表率。

記得他對事挺認真的，是屬於實事求是型的人物；具有不恥下問、虛心求教的精神。幾年以後，我病殘復學，在心態上做過一番調整，不無受到他的影響。

## 黃振德

### 困學而行 進退自如

印象裡他不是一個認真努力的好學生，可是聯考一鳴驚人，進了台大機械系。他在台大時，好像是個玩咖。經常向我借英文課本，然後SHOW給他的同學看，並且說：怎麼會有人花那麼多時間在英文上。

英文是通識課程，全校新生用的是同一本教科書。我因為想轉系，花了不少時間在國文、英文、近代史、國父遺教等文科上，英文課本被我畫得密密麻麻的，上面作了很多筆記。記得我畫到的重點，居然在大一上學期期末考時出現了不少；也不知道他從哪聽說了這事，從此以後便常向我借書去看。

## 宋怡

### 年少輕狂 快樂出航

在建中時，就覺得他眼中只有吃喝玩樂，是個和本班氛圍格格不入的玩咖。到了大學，尤其是我擔任飛鵬司庫以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

從某個角度來看，世人可大別為二：坐船的過河客與渡船的擺渡人。我和幾個鵬友願意當個擺渡人，出點力氣、花些時間在辦活動、出班刊上；可是這些事情都需要經費才能可長可久。所以要求過河客，好歹施捨點坐船費，應該不為過吧！可是我托鵬友向他收取飛鵬會費時，卻屢次遭他拒絕。

大一暑假，飛鵬在台大活動中心舉辦年會時，我看到他，當面向他提起會費這件事情，他仍然還是那副嬉皮笑臉的樣子，不為所動。因此，我曾不假顏色的指責他，不能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無奈他總是擺出一副笑罵由人的態度，毫不在乎。

及長以後，漸漸了解：在眾多優秀的同窗熏陶之下，我可能對某些鵬友的期望太高了。每個人的個性和理念都不相同，只要宋怡他自己問心無愧、活得自在就好，何須他人指指點點？我現在已可理解當年我內心對他落差的由來：要求周遭的人都要符合自己的標準，只是自尋煩惱。朋友是合則聚，不合則散，強求不來的。

他可能是我在飛鵬時代，唯一感到難以溝通的人物。當諸多鵬友為了理想和抱負、孜孜不倦的時候，他就好像一個貪玩的孩子，熱衷參與各項無需出錢出力的活動。在他眼裡，可能反而認為我的日子過得太沉重，與他的人生觀大相徑庭，本就不指望彼此能成為意氣相投的朋友。當年是我著相了，可是他的好友是否可以告訴大家：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

## 後記

### 拋頭露面非本性 隱姓埋名是真情

十幾年前移居美國，就已打定主意，從此遠離塵囂，將在異鄉無聲無息地終老。經歷過底特律的寒冬、休斯頓的炎夏、西雅圖的多雨，漂泊的心終於安定在氣候宜人的聖地牙哥北郡、一個濱海的城市。此地風景迷人、環境優雅，既是青壯中年人度假的聖地，也是退休老人怡養天年的樂園。

去夏，訂了一份世界日報以慰九旬高齡父母懷鄉的情愁。今春，無意間翻閱到一則訃文，裡頭竟然出現黃公正的名字。他的母喪，令我有物傷其類的感傷，卻也使我想起了許多飛鵬時代的人與事。塵封已久的陳年舊事，突然湧上心頭，有些令人難以調適。雖然也曾刻意疏離舊友知交，試圖塗抹往日築夢追夢的痕跡。可是，難道在我內心深處，從未固執的想要翻過那折翼的一章？

驀然回首，驚覺離開建中已是第40個年頭了。幾番細思量，許多同窗的身影，仍然清晰如在眼前。也許是身處異地，在回顧年少輕狂的往事時，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於是，觸動的心弦，感恩的旋律，突然迴盪成了一段溫馨動人的序曲。這時才猛然醒悟：心底深處，原來想的是如何再續前緣，好與鵬友們共譜一首波瀾壯闊的樂曲。

近鄉情怯。面對必然已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的鵬友，究竟要以怎樣的姿態裝扮自己、出現在大家眼前？也許，記錄昔日如何與意興風發的鵬友、比肩走過的流金歲月，可以傳達我對師長與同學們的感念之情。理清了積累的情懷，打消了隱遁的念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用情訴說起生命轉折期的心情故事——《建中畢業40年憶舊》。

萬萬沒有想到，就在《憶舊》將近尾聲，準備將來透過黃公正，將它轉交給鵬友的時候。一次偶然的網路之旅，居然發現飛鵬早已有了一個家，裡頭就有著馬導的消息和鵬友的動態；頓時心情激動，難以言喻。果然不出所料，許多同窗已然出類拔萃、領袖一方。有的在轉換跑道後，闖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但也有不少鵬友和我一樣蹤跡飄渺，好似斷了線的風箏，不知流落何方。

雖然多數鵬友仍是風華正茂、學有所用，但一想到那些渺無踪跡的鵬友，可能因為際遇和

理想有所落差而不願露面，便覺有所遺憾。人生無常，起伏難料。我們雖是天涯淪落人，但既曾相逢又相識，怎能不珍惜這段因緣呢？失意的鵬友，只要想想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不應有怨。

瀏覽過【飛鵬】網頁後，本想改寫已經完成的初稿，補添一些最新的訊息；後來發覺改頭換面，不但費時費力，還可能失去想像的空間。不如還是保持原來的印象，就讓記憶定格在40年前的時空。於是只是略作修改，在不失原味的前提下，將《建中畢業40年憶舊》正名為《飛鵬點將錄》。

不過，一個更大的夢想卻已浮現在我腦海：既然飛鵬有了一個可以互通款曲的小站，鵬友們在展翅遠翔之餘，何不到此平台略作小憩？也許我的懷舊小集，可以在某些同窗間引起共鳴，從而起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大家都願意留下一些印象最深刻、最令你我感恩懷念、感到有趣的聞聞軼事，而為這個網站注入一股活水。然而，不會中文打字，如何可以讓我們在重溫往日舊夢的同時，賦予【飛鵬】一個全新的面貌？

為使鵬友共襄盛舉，一起追憶過往種種。我已將自己學習漢語拼音打字的心得和體會，編寫成了《漢語拼音打字ABC》和《注音符號 / 漢語拼音 索引》，隨文附上供大家參考。據我估計，10天之內，新手就可打出短文。希望同學們在挖掘出深藏腦海中的記憶之後，一面回味往事，一面敲打鍵盤，而在不知不覺中也練就了中文打字的技巧。

憶往思舊，心中總是湧現濃濃的感念之情。在建中期間，得到諸多良師的教誨砥礪和益友的提攜扶持；病殘以後，又蒙多位鵬友厚愛，助我完成學業。種種情誼，我雖銘記在心，但卻無以回報；這次總算可以略盡綿薄之力，為大家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再次造訪【飛鵬】已是端節過後，赫然發現「十大寇」已在台北聚會。更美好的是：龔侃號召大家在八月探望馬導。可見40年後，不少鵬友和我一樣，仍然非常非常地懷念我們永遠的導師。今夏，當你們在上海聚會、會師揚州時，已是中秋在望。我雖無緣參與這場盛會，但差堪告慰的是：可以和師友們在太平洋的兩岸，共同回味蘇軾《水調歌頭》的名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謹此 敬祝大家 健康順利